

叢書集成新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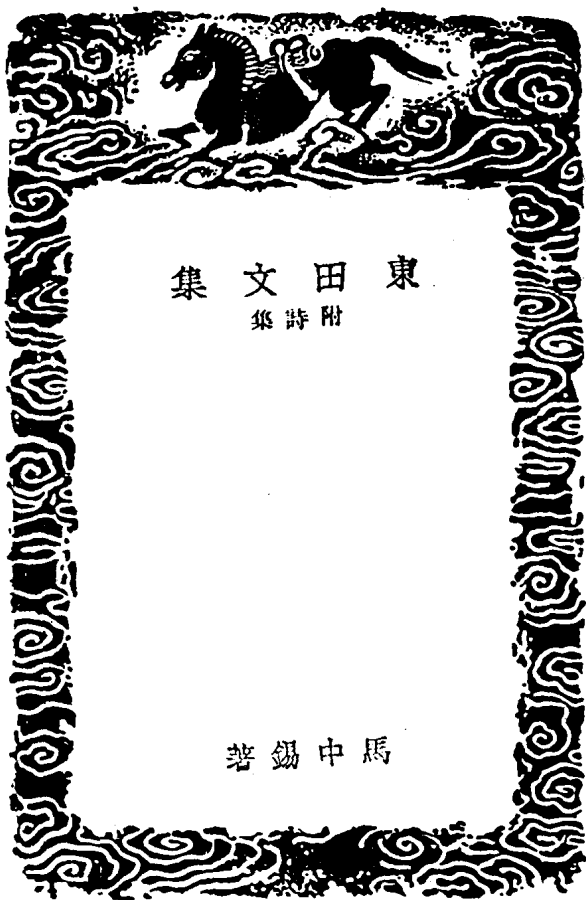
第六八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東田文集三卷附詩集三卷	明	馬中錫著	畿輔	一
漁石集四卷	明	唐龍集	金華	三四
宋布衣集三卷	明	宋登春著	畿輔	九八
青藤書屋文集三十卷附補遺	明	徐渭著	海山	一二〇
張陽和文選三卷	明	張元忭撰	正誼	二二八
胡敬齋集三卷	明	胡居仁撰	正誼	二四四
狂夫酒語二卷	明	周履靖著	夷門	二七四
閒雲稿四卷	明	周履靖著	夷門	二八三
周忠介公燼餘集四卷附提要	明	周順昌撰	借月	三〇八
金中潔集六卷	明	金鉉著	畿輔	三二二
樓山堂集二十七卷	明	吳應箕著	粵雅	三四八
交行摘稿一卷	明	徐孚遠纂	藝海	四五三
史忠正公集四卷附附錄	明	史可法著	畿輔	四五八
夏內史集九卷附附錄	明	夏完淳纂	藝海	四八二
詩文別集—清				
夏峯先生集十四卷	清	孫奇逢著	畿輔	五〇四
高宗詩文十全集五十四卷	清	高宗撰	聚珍	六三〇
	清	彭元瑞編		





東田文集卷一

章疏

修人事以回天變封事

頃者言事之臣多以忤旨被黜遂使諫垣之臣亦以隱默自容他人不言猶有可諍臣言官也以言爲職乃不敢言所職何事下負所學上負朝廷明則人非幽則鬼責蚤夜與思毛髮森豎茲者新正甲夜星變有聲荷聖度之優容許臣等以論列詳盡於國家生民之利病無懷於干冒顧忌之私憂此即帝堯詢及舜禹大舜舍己從人成湯從諫弗咎之盛心也臣等聞之懼呼踴躍如釋囚繫十數年抑鬱之懷乃今幸得一吐死且無憾而況許臣以不死乎方今敵政如破屋然牀牀皆漏如瘡痍然歷歷皆瘡未暇毛舉以瀾聖聰姑舉目前以奉德意其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曰大臣不職也曰得實太濫也曰工役過煩也曰進獻無厭也曰流亡未復也凡今所以上廬九重之憂曾莫出於數事之外國政斯違元氣載虧天紀由是而招生計以之而盛伏望皇上俯聽臣言無應故事天變不消臣等甘受確鑿蓋近倖之設國初有定制今之近倖何盛歟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橫過關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以援引檢邪或交通中外以投獻奇巧司一錢穀則法外取財

明 故城馬中錫著

東田文集
集詩附

馬中錫著

東田文集 卷一

而兵民坐困貢一食物則刑以求賂而官吏破殃殺人者得見原而不死敗事者得請託而逃刑邇年以來如汪直梁方章與陳喜輩不可枚舉往往結寫經典布滿寺觀進奉金玉遍索閭閻內耗府庫之財外奪軍民之利所以招天變虧聖德者未有不由此輩也城狐社鼠未易窮除免窮畢端自爲得計惟皇上斷自宸衷訪泰國論痛加裁抑無干紀綱司錢穀者革去在鎮守者取回遠閭寺刀鋸之餘復門戶掃除之役則近倖少戢而天變可回矣大臣者天子所與佐理天下者也今之大臣一何鄙歟其未進也非資緣一內臣則不可其既進也非依憑一內臣則不安此以財賄官彼以官易財是以在位之人率皆僥倖而轉輸權貴二天仰戴而官及弟男也夫京師者四方之則大臣者百僚之長居京師爲大臣如此則藩臬郡邑誰不遵倣效尤漁獵民財假大臣以圖進取乎是猶江河附滄海而溝洫又得以附江河虬龍食魚鼈而魚鼈又得以食蝦蟹其弊可勝道哉如戶部尚書兵部尚書禮部侍郎刑部侍郎南京禮部尚書工部侍郎俱老嫗無爲刑部尚書大理寺卿南京刑部尚書禮部侍郎太僕寺卿俱清議不愜所以招天變虧聖治者未有不由此輩也軒鶴晉鳳任意發聲踴鳳鳴爲何所畏懼惟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天討將臣等所指實者放歸田里所遺漏者許令自陳別選剛正不阿之士以充任使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府所以旌有德賞所以待有功蓋人主馭天下之具也今之得賞濫亦甚矣或無故而得一庸流秩超崇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貨直萬金兩雪天本自降也而祈禱者得以規美官金寶國所不吝也而進奉者得以射厚利方士則以煉氣服丹之術惑天聽伶人則以魚龍角觶之戲襲天威以致數年以來吏胥工徒皆叨官祿俳優賄賂或玷班資彼所進奉不過價值百金或五百金至千金者少矣此之俸給或支末品或支優品至極品者亦間有之計其一年所償已數倍矣况其年數未可量乎臣等甚爲朝廷惜此妄費也且一歲傳奉或至千人數歲中則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其大者或千石其小者亦不下數十百石數歲則不勝計矣是皆國家之儲慶百姓之賦稅也可以養賢德可以活饑民乃今棄之以資冗食之徒是誠可惜也已况賈官鬻爵斜封墨敕皆非前代美政皇上豈宜踵而行之又其間方士道流如左通政等官李孜省鄧雲恩輩尤爲可惡每祈禱雨澤未效則冒天譴地詛日呪雷無所不至偶曾雨澤自降則竊天之澤以爲己功此又招天變之甚者也臣等願皇上克謹上天之戒毋受小人之欺乞敕該部各查近年以來傳奉大小官員文官不由銓選武職不由軍功者通行革去民發營差革勒歸伍匠著原役官還本職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臣等又聞閩損議改長府漢文惜作露臺蓋不欲以不急之工役耗閭閻之生計也今之工役煩亦甚矣都城諸利迄無甯功京營諸軍不遺餘力琳宮甫及鳩材祇園又復相地遂令土木衣被錦繡緇黃坐享膏粱園之所費蓋不貲矣就中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所費特甚尤爲中外所切齒也臣等嘗謂移此寺觀土木之所費與彼僧道衣食之所資以數分陝諸郡饑民其所活豈減富弼青州之數乎矧此軍士皆所以備有警而衛京師者衣之使銳氣百倍猶恐有不堪用今乃役之使僅延殘喘緩急用之豈不誤事此尤有國者所宜軫念也願皇上斷自一心無惑羣議內惜資

東田文集 卷一

財外恤人力。將此不急之營作。可已者已之。不可已者。亦暫且停止。以待豐年。徐議其宜。仍乞借此財。發被災郡邑。賑貸流亡。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年以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或錄一方書。或覓一玩器。或購一畫圖。或造一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臣等皆求其所謂方書。不過民間醫卜輩欺世取財之書。而點竄首尾。改易名目。所謂玩器。所謂畫圖。所謂簪珥。不過民間之所有者耳。高其價值。借從千萬。以自珍奇。以誑耳目。臣等願皇上洞燭此弊。屏而勿庸。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需。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近年以來。陝西。河南。山西。地方。雨澤愆期。赤地千里。非邑空虛。屍骸枕藉。雖大兵後。不若是之慘也。皇上深居九重。既不得目觀其事。羣臣具員百司。又不能疏舉其詳。是以流亡日甚。患政未敷。灑淚籲天。怨聲滿路。假使一旦盜起不虞。敵伺有間。踐不毛之地。入無人之境。而我欲守無食。欲戰無兵。豈不大慮。有肝之慮乎。願皇上體仁愛之天心。憫生民之荼毒。將過年所賞賚侍從。雖禁其關支。仍召商中納。以資被災之處。將即今所辦造寺銀兩。暫且假借。仍遣官齎送。以活困饑之民。則流民復而天意可回矣。然此特弊端之大且急者。猥承聖諭。附進啓言。惟皇上采而行之。庶幾少有補於國家生民之萬一。若夫講求至治。以圖太平。則務端愚衷。尙復有獻。天下皆之人身也。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省軀幹也。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矣。諫官不職。則耳目廢塞矣。京師不戢。則腹心疾矣。藩省荒歉。則軀幹削弱矣。人而至於腹心受病。軀幹削弱。耳目廢塞。手足痿痺。元首豈得安然而已哉。伏願皇上聽言必行。事天以質。疏斥羣小。親禮賢臣。資政治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方。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異聞。足以廣聖學。有議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捷利。耳目聰明。腹心泰安。軀幹強健。元首於是。亦大明矣。斯世斯民。有不治且幸乎。臣愚昧。罔知顧忌。干冒威嚴。不勝悚悸。

退小人以安天下封事

臣聞天下之事。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夫以一小人。尙足以壞天下之事。況彼此附依。聲勢相倚。又非一人乎。臣謹按太監蕭敬。蔣琮。本皆刑餘小人。俘囚殘孽。粗識詩書。遂滋姦僞。能壞大事。無如此徒。蕭敬誤用於先朝。尋遣彈劾。未幾謀復於司禮。竊弄威權。幾壞朝政。海內寒心。尙賴陛下覺其姦邪。亟賜屏除。中外人心。翕然稱快。但自去年以來。仍復柄用。不知過情之譽。發於何人。而官封章未賜省覽。言之愈切。任之愈專。其蔣琮者。初以慧黠得侍掖庭。頓爾生姦。自取榮外。後復姦緣內倖。得以守備南都。恃其小才。動輒妄作。人非非伯之賢。諫諍執熱之說。因而得計。遂害善良。姦狀屢經論劾。聖意堅執不同。不究蔣琮反罪言者。夫蕭敬所掌者。朝廷鑒奏之文。蔣琮所居者。祖宗根本之地。一盤據於內。以專生殺予奪之權。一依憑於外。以快恩讐報復之欲。是王三三窟。有其二矣。天下事豈難壞哉。且自古誤國之臣多矣。其間或有顧其身家。念其妻子。至沒齒不敢爲惡者。獨官者。身罹黨禍。性異士夫。室無妻孥之可樂。故利勢以自娛。後無子孫之可懷。故敢爲而無忌。然猶幸其不事詩書。罔資奸僞。徒知貪欲。而不知害忠良。徒知怙恩。而不知竊權柄。使成小誠之無。相知章句。則必至於升國監而講易。豈復有能下重室而述史者乎。蕭敬蔣琮。殆近之矣。釋今不治。後將噬臍。臣恐天下之事。不足二人壞也。伏願皇上以

天下爲念。以小人爲防。不惑羣議。斷以宸衷。將蕭敬退還裕陵司香。蔣琮取回海子管事。戒其勿與士夫爲仇。勿再資緣用事。不惟陛下於官官能盡保全之道。而蕭敬蔣琮亦得永保其首領於將來矣。臣意切直。干冒天威。罪當萬死。雖就磔鎖。所不敢辭。臣不勝拳拳爲國之至。

糾劾宦官尙銘封事

臣聞義莫大於忠君。而斯君者。義不可容。法莫重於治姦。而黨姦者。法難輕貸。此大易所以預履霜之戒。春秋所以謹正月之書。竊照太監尙銘。沐聖朝之殊恩。受機密之重託。正宜夙夜匪懈。始終不渝。而意驕志逸。心險貌恭。作福作威。無事生事。竊朝廷子奪之柄。負皇上簡任之明。置東廠所以防奸邪。而反引誘奸邪。設官校所以察貪惡。而反黨比貪惡。勸事巡按之官。回而預索揭帖。傳報聲息之使。至而先漏邊情。來朝之藩臬守令。率有苞苴。在邊之文武臣工。巧索饋送。私門大啓。賄賂公行。迎合者大惡。亦容。變直者小事。必舉縱官校以羅織。平人因私忿而誣害良善。人心日懼。氣餒日降。干進者跪拜其門。有罪者納賄其室。陞官加秩。不知所由。赦罪宥過。不顧於法。巧僞相扇。奔競成風。王化以漓。士俗日薄。邇者地道之變。未必不由於此也。茲荷皇上明見萬里。洞燭羣情。已將尙銘摘發其惡。籍沒其家。資財積如山。罪戾數於擢髮。人神皆悅。中外快心。夫受賂者既有迹。而納賂豈無其人。若不逐一查究。痛加懲治。則奸邪得以僥倖。正直無以自明。如蒙伏望皇上。去邪勿疑。充類盡義。將尙銘擎到之日。鞫問追究。納賂者何人。資緣者何事。通行聲問。明正典刑。使姦惡有所懲。良善知所勉。士風可竊。地變可消。而太平可致矣。臣特罪言。官不敢緘默。

糾劾宦官黨惡封事

臣頃言太監李榮等。黨附尙銘。乞賜斥逐。荷蒙皇上曲加聽從。別爲處置。雖未即示顯誅。諒亦不復顧用矣。古帝王納諫如流。何以過此。臣又聞尙銘昔在東廠弄權。臣工率榜門求幸。名節盡墮。苞苴爲計。自謂手炙而可熱。不思膝屈而難伸。以致尙銘積如山。宮城敵國。未必不由各官趨諂。以長其奸。附益以連其禍也。今尙銘已加嚴譴。各官乃爾優容。是無事時則搖尾之狗。乞憐。有事則吞舟之魚。見漏。正直解體。儉邪肆姦。臣竊恐百職效尤。有傷治體。四方傳笑。有累聖朝。若不痛加懲治。何以警戒將來。是以臣昧死再言。不能自已。如蒙伏望皇上。乾剛獨斷。離照旁加。或鞫問其親信。或追究其籍書。要見納賂者何人。資緣者何事。通行聲問。明正典刑。庶使黨惡者有所懲。而受賂者不偏罪矣。

陳言消變封事

邇者天時亢旱。憂及齊民。皇上側身修行。不遑前處。既又降敕求言。冀回天變。此與成湯六事自責者。異世同符。其視漢武帝乾封之說。不可同日而語矣。臣雖愚昧。莊誦聖言。不勝感激。謹陳鄙見。仰答天休。備彙采納。咸幸何如。臣聞之書曰。人惟求舊。蓋舊人者。老成持重。慮遠憂深。其於國家之事。閱歷已多。諳練已熟。是惟無用。用即奏功。如老吏按獄。曲直莫能遁其情。老將提兵。勝負莫能逃其算。觀於唐肅宗。起用郭子儀。以靖至德之難。宋哲宗起用司馬光。以成元祐之治。可見矣。臣竊見太子太傅兼吏部尙書尹

為人成事才識變通典選精明持身廉慎迹其在任幾四十年自始至終略無過舉求之古人蓋有表揭之清通而又兼兼行儉之懿諒因其子尹龍莊誤遂至罷官朝野至今情之臣以爲古人父之惡尚不能廢其子之善然其子之惡又豈能廢其父之善哉况其人年力未衰康強如故苟蒙錄用未必無補伏望皇上移念舊臣自今以後端接有缺起而用之俾得自新以圖報稱則登明選公衆正相慶陰消陽長和氣可召亦消變之一端也又竊見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一代奇才干城可寄求之目前誠不易得况其人經事累朝多歷年所積有勳勞方陞前職使其能自鎮重以保功名則雖與唐之李樂師宋之范希文較功爭能亦可伯仲奈自威甯海子用兵以後驟降伯爵致招物議頓爾除名今茲尚存亦未衰老臣以爲古人功過不相掩今豈可使其人獨受夫過誤之罪而更不議其往昔之功乎伏望皇上移念舊臣憫其大馬之勞不棄帷蓋之弊革其後項所得武職伯爵可也其前項所有文職官銜乃其敬服中外得自朝廷陞明旌淑之典者特賜光復俾得徜徉林下以終餘年如其可用簡在帝心則賞罰昭明功過不掩臣下知勸百工尤當亦消變之一端也臣見同坐井罪犯言高謬陳求舊之偏辭少助引災之至計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陳言封事

臣聞天下之治忽其幾甚微而其發甚大其壞於小人也常易而集於君子也常難故陳蕃諸賢不能重扶漢鼎而林甫趙盾乃卒至辛亂唐室司馬光范鎮諸君子遇神宗勵精圖治羣起輔之尙多扞格一王安石不壞之卒釀靖康之禍正邪進退之際天下安危之幾也可畏哉恭惟陛下嗣位以來黜左道用正人開言路舉侍門其於君子小人之進退謹矣然君子雖進未必無遺珠之恨小人雖退未必無滋蔓之虞臣竊爲陛下試言之願陛下察臣愚悃而試聽之然後抵臣於罪據法而論之臣罪不敢辭死且不朽臣自爲諸生時聞朝臣有所謂王荅者忠貞公亮勇烈抗直在正統未乘輿播遷既嘗廷擊大慾在成化初華閣竊柄又嘗力辭要津求之古人可謂有汲長孺之難而兼申屠蟠之見幾者矣臣以爲陛下求舊人輔新政宜莫先於荅者今乃遲之數月言已戾人卒未起用其故何與意者同列忌其賢而不欲其同升耶或近倖銜其怨而不爲之延譽耶抑陛下去故之日久尙未知其人而漸忘之耶不然何當用而不願用也他如尙書尹冕居官清謹而選事亦頗練達大學士劉翔才識明敏而爲人亦頗剛直然自昔至今皆爲權姦所忌擢以他事中以危言譏議諫使攻其去假詔旨以杜其來使之齟齬林泉終身不自陛下登宜獎樂而不一移念錄用乎夫耳目所擊者類尙如此則聞見未逮者又復幾何臣所謂遺珠之恨以此臣竊仕來遭際聖明內除讒宦外屏姦臣天討允愾於輿論而憲綱尙漏於吞舟如兵部尙書某者雖風其技虎狼其心昔守西安括取民財厚遣朝使沽其延譽卒之終身次撫延綏則邊疆之修不誠於懷恬長城之過慘及總制三邊則墩臺之築何異王欽若閉門之可羣方且恬不知恥斥去復來臣以爲陛下初政所宜退莫有先於此者今乃遲疑濡滯乎有聞而卒未聞也豈在廷之羣臣皆不逮其才與或在野之士不復有其人與抑其人奸邪如杞譽言如阿而陛下卒難知與不然何當去而不亟去也其他如

大學士某之姦邪某之貪濫都御史某之老嫗尙書某之剛愎已遭斥矣不尙有其黨與乎今朝列之中由臺省以及監院自郎署以迄大僚雖皆先帝舊臣尙多姦邪餘孽暫能革面終不革心似此庸陋何益於國然又首惡者具招在官言事者屢陳於疏陛下何乃愛惜之甚而不忍斥去乎夫稂莠不除終能害穀死灰復燃猶可燎原臣所謂滋蔓之虞者以此伏願陛下斷自宸衷毋搖羣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將王荅等起而用之則君子畢集可以共成天下之事將某某等屏而勿庸則小人退聽無復更敗天下之事矣若再因循不決下之該部則嫉賢妒能者多必辭抑沮而君子終無可進之時若再念其爲先朝舊臣姑留辦事則包羞忍恥者必伺時竊發而小人終無可退之理故臣嘗考於遠古元凱登庸則君子覺進而野無遺賢四凶誅殛則小人盡去而朝無倖位所以堯舜之德蕩無能名唐虞之治卓不可及假使當時元凱有一之或遺四凶有一之幸免雖於堯舜之德無所虧而於唐虞之治恐或病也誠以調停之說行一薰一蕕善者不能同其器蓋且不勝於猶矣朋黨之禍作一鳳衆鴉善者無以藉巧機鳳且見忌於鴉矣不特凶邪蟻據未易剪除而優良登崇徒爲故事臣之愚忠實爲此懼臣不勝拳拳

代李伯起言時政

臣奉命按陳身奔走於外藩心常馳於魏闕偶有所見思罄狂愚况懷隱憂敢辭斧鉞蓋自去年以至今日自京師以達四方水旱相仍災異疊見言官屢遭於謫斥封章未荷於施行更有激憤莫能已謹陳三事少裨萬幾伏惟俯賜省覽則愚臣幸甚天下幸甚天變可畏也人言可恤也祖宗可法也臣惟君者天之子天者君之父父之於子有不善懲戒之懲戒之而不改則辱身毀家聲矣惟天也無言人君有不善假天祥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省則安危及宗社矣邇來天心垂愛災變相仍固宜仰答至仁痛爲擇畏而陛下之所以回天變者徒事虛文率臣工者費爲故事下詔與百官同加修省聖心無警畏之誠官僚無形損之即深宮之逸樂自如臺省之放恣未戢詔雖下猶不下也云修省未修省也以此欲回天意不亦難哉譬之子有不善父或怒之乃給其奴僕共加改行實未嘗改而奴僕亦因之不肯改其父之怒庸可已乎今天出災祥以告陛下陛下正當上體天心下省人事遇地變則曰地何由震將多事以累於靜耶遇日食則曰日何由食或陰盛以虧於陽耶遇彗孛則思妖不可以勝德遇水旱則思變無使於勝常他如聖學未講聖德未修初政有漸意君子有未進進而委任或委專小人有未退退而萌僥倖或在外戚之爵賞或陳且監內宦之寵任或衰復盛詳以思維而痛爲割去庶幾天意可回人心允懽陛下或謂不然曲聽左右之言仍踵宿昔之弊或推咎於臣下或有事於驕橫臣見去道愈遠回天愈難矣且左右附會者必曰天道茫昧災異之來非爲一人今與百官同加修省足矣是特以分陛下之憂心耳殊不知憂心緩則意心生又必曰修省回天其說迂闊彼佛力道術或可救朕於是驕橫之事興矣是特以紓陛下之懼心耳殊不知懼心釋則侈心生意心生者百善可墮侈心生者百不善可作其流弊不至於以天變爲不足畏不已也臣再思之天子之有天下猶庶人之有其家也庶人之家或屬集於舍或犬噪於垣或鬼憑於人或咎鳴於庭有不招大害而致大災者乎遭之者有不狂叫奔走悔過遷善以祈解之者

乎。有天下者，乃反怠於善，修於不善，以玩天變，而不知之畏，是烏可哉！臣愚昧無知，不能推明天道遠引，故實以獻陛下。惟願陛下以一得之思，納臣言，以庶人之家視天下，則幸矣。仍乞敕厲言官，勿爲畏忌。遇有天變，務須直言。陛下詳閱封章，躬自省覽，毋付左右，以代聖裁。務受盡言，以旌直節。其事難處，分文難剖。析當與內閣及文武大臣，可否論思，不宜謀及讒近，以虧至治。庶幾骨鯁之士，敢陳而弭災之道，可得。蓋朝廷之設言官，所以決壅蔽而廣聰明。故聖王之於忠臣，恆以託心腹而寄耳目。陛下卽位之初，深知此意，固嘗坐屈羣策，大開言路。下僚之狂言無忌，既薄其辜，而先朝以言去官，特加錄用。下情漸達，士氣頗張。馬蹇立仗，鳳教鳴陽，行止騰謠，責成敏手。天下之人，欣然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謗木諫鼓之風，破柱埋輪之節。夫何一二年間，頓然中改，賜還之澤，未溥及於通臣。盡網之誅，又駁加於正士。以爲出於宸斷，則於言者，前何容而後何不容，以爲牽於多門，則於諫者，後何信而前何不信，是必有其故矣。而臣未能得也。惟陛下靜以思維，反而審察。忠言聽，諛言拒，則天下治。塞謬過，妻非進，則天下危。差失於一念之轉移，而究竟於萬幾之叢，勝其流弊，不至於以人言爲不足恤，不已也。且誰無爵祿之可懷，誰無身家之可顧，誰不畏敲朴之威，誰不憚降謫之辱，而放言取禍，甘心以罹者，豈有他哉？彼亦誠知受君上之深恩，不敢負畏身後之讖議，不少貸耳。譬之盜賊將劫主財，奴隸開於道，有不奔告於家者乎？儲保或敗，筋事子偵而知，有不密言於親者乎？不然，則負恩庸奴，債家敗子，人孰不唾罵哉？又況爲臣者，未必盡才，而才者亦多未肯以自盡。貨之使言，猶有懷爵祿顧身家，不肯盡於言者，而況敲朴降謫，使人懷疑，武懷畏懼，邀效循默乎？臣恐將來有殃民之政，誤國之徒，亦無人肯爲陛下言矣。且今之所謂言官，六科十三道耳。一貳於封駁，一難於刑名，其職固已不專，而其所言，又或暫容倏拒，陽善陰怒，而不見信，則彼亦安能盡其職業。立殿陛以可否天下事乎？職不盡於下，言不信於上，則君子將日消，小人將日長。政事將日壞，禍患將日生。譬有人焉，自塞其耳目，而使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乃欲出門以登高望遠，其不至傾跌狼狽者幾希。乞敕吏部備查先朝及近日大小官員，以直道直言獲譴，而以他事他辭去官者，疏名上請。降謫者收錄之，量移者超遷之，投閒置散者起用之，從或除名者別白之。如此，則人言以恤，而下無私議矣。開創之始，萬變俱當究心。故祖宗之法，萬世所宜遵守。書示監于成憲，詩言率由舊章，聖人示人，斷不可誣。我太祖皇帝大造乾坤，太宗皇帝再清海宇，立法垂訓，文謨武烈，所以爲聖子神孫慮者，至深遠矣。不承於文謨，敬承於禹道，百世不遷萬代如見，是豈非聖子神孫之所當恪守者乎？臣愚未暇悉陳，姑舉其一。高皇帝起自白衣，周知閭閻之事，然猶日接羣臣，以論政治。文皇帝起自藩國，備諸上下之情，然亦日接大臣，以咨謀議。今上徵國典，下撫羣言，載於誥敕卷帙，見於詩文銘誌，往往見二聖之於臣下，或親臨直廡，或召對便殿，或燕遊許陪，或應制有作，藹然唐虞都兪之風，而熙然家人父子之語也。臣上親聖意，不過略欲通上下之情，決壅蔽之患耳。蓋上下之情通，則知有天變，知有人言，諛諂無自而進，聰明無自而昏，弊端無自而生，奸究無自而起矣。然蔽之患作，則諛諂日進，聰明日昏，弊端日起，奸究日生。天變將不足畏，人言將不足恤矣。夫天變不畏，則天與人易，戴之此，固位之臣，持是說以希合，而季世

之君。卽此道以取危亡。而竟莫之悟也。我祖宗睿識遠見。所以始厥謀謀者。前有窮乎。迨及宣宗皇帝時。則有大學士楊士奇。尙書蹇義諸臣。英宗皇帝時。則有大學士李賢。尙書王翱諸臣。不時進見。相與講求軍民利病。可否四方奏疏。以故宣德之初。人樂太平。天順之際。治稱明盛。至今以爲美談。而閭閻懷追慕。蓋自成化以來。先帝狃於承平。厭接臣下。而尊卑遂至闊絕。末年弊政。百孔千瘡。幸而龍飛御極。虎變炳文。陛下以神聖之資。守祖宗之業。咸有一德。於茲四年。大廷之朝。雖無間於寒暑。便殿之召。終未及於臣僚。經筵僅一暴矣。退而寒之者至。賢士僅一傳矣。引而味之者多。如此不已。安知將來不有以深拱禁中待事之謀。及勿使親近儒生之術。誤陛下者乎。此臣之愚。所以必欲陛下法祖宗。以通上下之情也。今中外諸司。皆祖宗所建。以佐陛下治天下者也。譬之作室者。必用匠。卽鹿者。必用虞。舍之。何以成室而得鹿哉。臣伏望陛下。會朝之餘。日御便殿。接大臣以論思。藉嘉言以啓沃。省一奏。則與其論其事之可否。遴一官。則與公論其人之才德。行賞相與論其功能。行刑相與論其情罪。兵威未振。與論練兵之道。民事未勸。與論安民之術。中外臣僚。則論其執忠而執倭。左右近侍。則論其宜親而宜疏。閭閻何如而後安。與論久之。是與其拒之之非。如此。則上下交而志同。君臣得而化行矣。不然。深居九重。中決庶務。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接賢士大夫之時少。則是手足腹心之視。無夫一體之親。而大廷咫尺之間。如隔萬里之遙矣。君有魚水之情。下何由而知。民有葵藿之情。上何由而鑒。君臣扞格。情志未孚。譬之人身。列其齒矣。豈能久存哉。前代人君。不與臣下相接。惟秦二世。與唐敬宗。此豈宜爲陛下道之。以辱聰聽哉。往迹相觸。有激於中。臣之告君。不敢不盡。故昧死援及之耳。乞敕在廷之臣。許賜清閒之燕。百司庶府。既奏對於奉天門。而天庶績萬幾。仍備議於文華殿。部院卽入。科道隨之。以準前代諫官入閣故事。如此。則上下之情既通。而天下之治可必矣。是則爲治之道。在於畏天變。恤人言。而畏天變。恤人言。又在於法祖宗。接臣下。惟皇上留神采納。臣無任惓惓。

代李伯起陳便宜六事

臣按陝將滿。閭民疾苦。察吏貪汚。仰體聖仁。下革姦弊。不敢少有違力。孤陛下任使之心。然目擊耳聞。尙有儻愷於懷。而未能自己者。亦皆軍國重務。關係匪輕。開具於後。上座聖覽。儻賜采納。施行地方。幸甚。民幸甚。臣不勝拳拳愛國之至。一沿邊糧草。所以助軍興。增敵愾者也。姦弊苟不能除。則邊儲何由得實。臣竊見榆林。甯夏各營堡。糧草多者。僅數萬石。少者幾數千石。承平坐食。或僅足以支給。有警調發。將必至於匱竭。豈不悞事。揆厥所原。積非一日。蓋大利獨擅於權豪。故弊端積生。於出納。今各營糧料。乾草。粟。東新鮮者。皆出自地畝。州縣之賦稅也。糧或粗批沱爛。草或斤數短少。皆出自銀買。權要之中納也。惟賦稅故精美。惟中納故蠶惡。且其上納之時。遇賦稅則納者無勢力可恃。收者無關節以通。曉諭必足。篩藉必勻。席藉必厚。斛面必多。以故軍士關支。多得實用。銀買中納者。非炙手可熱之赫威。則薰大可畏之勢。饒其所納者。米。批。批。草。沱爛。腐。或扣除在廩月糧。而以陳作新。或賤買在場舊草。而指垛作數。視軍

職如牙伶役軍士爲屬夫。雖入倉。應使上。官憤敢怒而不敢言。斗秤知禍而不知避。故糧遇盤則折。草遇查則陪。軍士不獲實用。過餉徒事虛文。而射利之徒。乃得便計。至有車載寶。山積淮鹽。豈不真可情哉。及其放支之時。通同無籍軍職。將逃故軍人。一槩日支月糧。倒死馬匹。一槩支支草料。遇折布則扣除折布。遇折銀則扣除折銀。修邊者有口糧。雖修而軍未嘗開口糧。出哨者有炊炒。雖出而軍未嘗得炊炒。是過儲大利。半歸權要之手。半入軍職之家。官撥斗秤。又私竊其二。其弊如此。過儲欲實。豈不良難。然不徒各過爲爾。至於腹裏實然。臣竊見各府州縣倉糧。因年荒出納不一。有曾經借出未還。久而里甲隱瞞者。有發銀糶米未完。久而官吏侵剋者。有災傷該免。仍復全徵者。有賑濟該開。不依實數者。每每扣入私家。抽補文卷。以致存留倉糧虧折。則那預備以充數。預備倉糧欠缺。則指存留以取盈。又因科道官員。不來查盤。守巡等官。苟應故事。故其倉廩。率多虛名。其或有糧。又不如法。非提和沙土。則拌勻相糶。倉廩或不藏風雨。出納或不嚴封鎖。以致濕爛竊偷。又復過半。其弊如此。不誠在邊陲西地方。北鄰強敵。西接諸藩。中國邊患。三分居二。而各邊倉場。及州縣儲庫。乃至如此。一遇兵荒。可爲寒心。如蒙乞敕該部。會同都察院計議。添差御史一員。糾察糧弊。兼理清軍。蓋有軍必有糧。有糧必有倉。故令兼理。庶幾參知。每遇三年差官盤糧之時。不必再差御史。止差給事中一員。會同查盤。仍照巡按事例。一年更替。則倉弊可除。而邊儲充斥矣。一各邊軍馬。所以防外侮。衛封疆。然因循日久。弊端尤多。臣竊見各邊軍馬。大槩有名無實。逃亡歲久者。有司不行解補。見在精壯者。軍職又行賣放。所餘之數。十纔五六。除榆林甯夏在城軍馬外。每一營堡。所有馬步官軍。多者千餘。少者數百。夫男出塞。則婦女應門戶。精壯征進。則老弱守城。池又其一歲之中。正差則出哨燒荒。相爲禪代。雜差則提扛造工。無有已時。私差則又爲其把總等官。採辦芻蕘。耕種田地。包納月錢。催放私債。甚至太監總兵。亦復如是。爲邊軍者。苦可勝言。然不獨邊軍爲爾。至於西安三衛。所以分番禦邊者。亦不能免此弊。每精壯跟官。老弱操備。以致馬無騰駕之材。人乏控弦之士。敗鼓折旗。軍威不振。缺戕耗矢。器械不精。紀律全無。刑憲輕犯。故其軍士私鬪則勇。公戰則怯。爲賊則易。殺敵則難。夫邊軍卒歲。其能禦敵。如彼班軍備多。其能禦敵。又如此。設有戰場之事。豈不大可寒心。如蒙乞敕該部。會同都察院計議。如臣前項所請。添差老成剛正御史一員。專理軍糧之事。仍將遠年及近日軍政條。斟酌去取。編集成冊。以爲法程。其間軍衛有司。但有軍千軍馬糧糧。應提問者。就行提問。應奏者。事發先革管事。依律請旨。提問庶不長姦縱惡。有誤軍國大計也。一流民貧苦。不可於憐。然久聚變生。或釀大禍。預防之計。貴於先幾。滋蔓之勢。不可不長。臣竊見陝西漢中地方。北枕終南山。山厚七八百里。草木茂密。巖壑迴深。盜人迹罕至。寇賊淵藪也。東接襄陽。南連夔蜀。山多地僻。水險林深。中間仍多平曠田地。可屋可田。以故寇賊生發。每在此中。自國初迄今。凡幾作矣。釋今不圖。後患未已。兵法有云。強弩末勢。不穿魯縞。今漢中居陝西之末勢。平時則政令不易。及有事。則軍馬卒難到。吾既有可乘。彼又有可恃。則其易聚。理亦宜然。猶河南之南陽湖廣之襄陽。四川之夔州保寧。皆末勢也。所以羣盜前倖倡亂不一。大者拒敵官軍。如劉千金石和尚。至王師而後誅。小者劫掠百姓。如野王綱。宿端公。至勸

民兵而方勸。我捐糧口。屠戮生靈。不知紀極。雖用事者建白。已於鄧陽。差巡撫都御史。漢中夔州襄陽等處。各添設撫民副使等官。官愈繁而政愈紊。卒未見有能散遺流民。以安境地方者也。蓋吾之設官雖多。而政出於三。彼之末勢。如故。而心合於一。一則專。三則難。專則簡。簡則繁。則專可以破難矣。未聞難破。專也。簡可以御繁矣。未聞繁御簡也。臣非的有所見。豈敢妄言。如蒙乞敕該部。會同計議。將陝西漢中地方。湖廣襄陽。鄧陽地方。四川夔州。保寧地方。劃爲一省。其布政司。則布政使。參政。參議。止各設一員。按察司。則按察使。副使。僉事。亦止各設一員。都司。量設都指揮一二員。以相維持。將前撫民等官。一切省去。則是添設之官。適足以當省去之數。至於巡撫等官。仍舊不動。每年巡撫差一巡按御史耳。如此則其地方之延袤。足抵山西。官員之裁省。略當貴州。不惟權奸可恃之勢。抑且爲地方經久之圖矣。一風俗之美惡。關政治之得失。臣竊見陝西地方。中外接壤。土附雜居。有司之教化不明。小民之汚染殊甚。雖沾沐聖化。漸爾革心。而惟薄惡風。猶安故態。典雇妻孥。不知廉恥。奸淫男婦。罔畏刑誅。有一妻而三四其夫。告爭不已。一父而五七其婦。聚賭以好。妻與與人。己生子女。而告欲贖還。子雖娶婦。猶未成婚。而先遣父姪。兄亡占嫂爲妻。父沒母嫁與人。閨閣之醜。莫甚於斯。不立法以痛懲。將有傷乎國體。天下之治。以綱常存焉。民之綱常。若此。豈細故哉。臣嘗求其所由。閨閣之近。土附雜居。習染之風。婚嫁太早。故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則是男長於女。明矣。今陝民男力孩提。即娶壯女。女孺生。穉配幼男。往往行於路。途人疑母子。鞠於室家。罔類夫妻。男女婚姻。不時不倫。至於如此。如古禮何。故其始妻嫌夫小。及其終也。夫妻嫌。兩情不諧。百醜遂出。爲之親者。其初本欲早得健婦。其卒乃至自爲姦夫。絕滅天常。敗壞倫理。尙忍言哉。如蒙乞敕該部。會同計議。將陝西居民。通行禁約。婚姻不許太早。俱要年貌相當。年十五以上。方許議親。二十以上。方聽成配。若有故違。年俱長三歲者。俱問以罪。許其首官改嫁。不追財禮。如此。則婚姻以時。而姦惡不作矣。一權茶以足稅市。馬以充邊。前代實中國。敵遠方之至計也。臣竊見漢中一府。係產茶之地。洮河一帶。係市馬之途。然則二事。勢常相須。故茶法嚴則市馬有資。馬政修則權茶有效。今茶法之嚴。自入潼關。俱爲米飲。所至市貨。絕無茶斤。懲賣吹噓。遠嫌避諱。亦有不得不然者。然茶之姦弊。雖除革多方。而畜馬政務。則曠缺如故。今甘涼等處。爲行太僕寺者二。爲苑馬寺者一。又有監有苑。立法頗詳。近年官不得人。遂常缺馬。非因水草不調。以致倒死。則因羣盜失時。以致歇駒。非撤放不收。盜因擅取。則抵換得慣。羣無留良。夫茶而謂之權。已與小民較錙銖之利。馬而謂之市。又與遠人爲市道之交。是豈得已爲之。然使果獲實用。則亦不恤小嫌。今乃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不真可惜哉。臣嘗備求其故。蓋因茶馬之官。岐而爲二。而政務之歸。未合於一。亦勢則然也。今巡茶御史。惟知以茶易馬。而馬之消長。所不省也。寺監等官。但知得馬於茶。而茶之利害。所不聞也。是生財者。不獲用財者之柄。居室者。不請作室者之銀。則夫馬政不修。豈不亦有由哉。如蒙乞敕該部。會同都察院計議。合無今後陝西行太僕寺及苑馬寺。茶馬并掌。生馬匹。俱聽巡茶御史點閱。驗看驢息。比較孳生。禁革姦弊。如此則茶馬之政。既得合而爲一。茶馬之官。又不岐而爲二。則馬政益修。而茶法得利矣。一常材不可以供重職。重地不

可以任匪人。此士夫談治之定論。古今爲治之定法也。臣竊照陝西地方。一藩六道。八郡三邊。北接強敵。西鄰諸塞。鎗殺甲兵。雄於天下。矧其形勢之勝。左據崑崙。右連隴蜀。終南漢水。限其前。紫塞黃河。繞其後。沃名陸海。要築金城。自古以來。非建大都。必爲名鎮。永平則戍守惟謹。有事則英雄必爭。較之他藩。可謂重矣。委用混及於常材。則頗傾終至於敗事。如太監。所以奉宣皇猷。鎮守境土。總兵。所以調度軍馬。汛掃邊塵。都御史。所以撫安黎元。振肅風紀。監察御史。所以糾正百度。激揚羣僚。以至都布按三司之彼此相維。府州縣等官之上下相統。皆所以爲重地設也。匪擇重人。以膺重務。無事之際。猶或可以濫竽。變故卒逢。將遂至於覆轍。昔蕭何知爲重地。故欲漕關中。項羽不知爲重地。故拒韓生。勸都關中之計。荷堅任王猛。則秦中治。劉裕任義真。則秦中失。是豈非重地重人之明效大驗歟。如蒙乞教該部計議。今後陝西地方鎮巡等官。務資素負威名。通達國體。平居有虎豹在山之勢。臨事無驚鴻馬戀棧之羞者。充之其鎮守必求如太監歐陽。總兵必如都督許甯。巡撫必如都御史耿九。馬文升。監察御史必如甘澤。以至藩臬守令。皆務擇人不輕委用。如此則人地兩重。政治事興。臣所謂查糧草。清軍馬。處流民。正風俗。謹茶馬之數事。可以不勞而舉矣。

乞休疏

臣中錫先任刑科給事中。始以論諫。上忤先帝。再榜於朝。調攝失宜。兩股俱痿。步履艱辛。陰雨疾痛。雖加醫藥。終未奏功。繼因天變。復論列。又忤近侍。權益日進。謗言備見。橫擢。臣甯不知言出禍隨。事修謗興。而觸目激衷。忘身報國。自臣子之當然。而亦至情之不容已也。尙賴先帝。口月之明。道出雲之訓。適會以九年奏績。陞雲南按察司僉事。陽雖遠斥。以答羣猜。陰實薄陞。以扶公道。是蓋先帝之殊恩。微臣之過幸。萬死不足以報。彼時未及即任。忽罹父喪。苦塊之次。悲懼交并。寒燠失節。前病轉劇。自分支離。不可復用。不意起復之日。恭遇皇上。嗣登大寶。一德格天。百度更化。天下矚望太平。如渴如飢。願臣何人。敢忘於半生之作養。而永棄於萬世之遺際乎。肫勉赴部。再授今職。初發邊儲。今督學政。比來關陝。首尾二年。間關鞍馬。跋涉山川。具歷險巇。不勝勞勩。雖力疾以圖報。終無益而殫官。竊念臣自筮仕迄今。一十有六年矣。官居方面。不爲不榮。但臣筋力早衰。鬚髮易白。韓齒既搖。沈軀復瘠。重以前病日劇。漸不可支。古人所謂七不堪而三宜休者。兼有之矣。使不自陳退休。誠恐置身罪戾。鐘鳴鼎食之護。固非爲臣子者之所宜言。而老馬爲駒之資。亦庸重任者。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聖慈。俯垂憫念。積薪之歎。敢伸膝於清時。採薪之憂。實恨垂於素志。倘得荷延殘喘。安享太平。了蠅姑之春秋。覓好蠶之朝夕。則臣雖去任之日。猶在官之年也。臣無任職栗待罪之至。

起大臣以口治道封事

臣聞今之吏部尙書。古冢宰官也。古之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今之吏部。進退臣工。參決大獄大疑。亦古冢宰也。其子孫榮辱。固簡在於聖心。而汲引明揚。則惟屬之吏部。吏部尙書得人。則善類拔茅連茹。庶政以濟。而天下被其福。不得人。則陰邪蟻聚糾結。庶政以墮。而天下被其禍。是用一人之得失。而億萬人之苦。

樂安危繫焉。可不慎哉。茲耿裕病故。吏部尙書久缺員。我皇上甚重其選。其難其慎。蓋當儲而起。撫綽而歎。思得賢者以副委任。而卒未得也。兼以近年以來。仕途難登。選籍猥冗。才者未必見用。而用者未必皆才。罪者未必盡黜。而黜者未必皆罪。百僚曠官。庶政廢墜。水旱不時。災異疊見。良由於此。臣久知其故。未敢遽陳。今逢其會。豈容緘默。俯罄一得之愚。上塵九重之聽。然在廷大臣。雖於上言德政。不敢陳述。而在野遺賢。率多此短。彼長。不能盡悉。訪得致仕尙書尹旻。兩朝老臣。一時人望。在朝著三十餘年。士林倚重。任銓衡一十八載。公論攸歸。幽隱莫逃。其精明。天下想望。其風采。矧其節操如故。精力未衰。履歷剴刻。久負盛名。儼安車一起於老良。將故轍改觀於俄頃。山濤之啓事。陳羣之中正。不得專美於前朝。而髮度身繫安危。文彥博平章重事。將益隆於茲暮。伏望皇上。鑒觀前代。斷自宸衷。用一人而千萬人悅。則選歸清而職度。人材興而庶政理矣。如尹旻或有操觚尸位之辜。臣甘受疏狂妄言之罪。

乞恩養病疏

臣自宏治九年六月十三日。奉敕前來宣府。巡撫地方。先是臣有腰臂之疾。已數年矣。遇寒輒發。痛不可忍。阻勉來邊。又涉四載。爰自去冬以來。邊地苦寒。復感胸氣。併與前疾。上下相連。交移互痛。晝夜呻吟。坐臥困苦。殆成痼疾。屢行醫藥。未痊。計非旦夕能愈。文移壅滯。邊務廢弛。職職廢官。負職難堪。况臣今年五十有四歲矣。稟賦素弱。精慮早衰。氣息奄奄。顛毛種種。所可憂者。不特前疾而已。本鎮地方。朝廷北門。京師右臂。東方之冠。鈔無已。口口之臣。叛不常。巡撫官員。政繁責重。委諸精敏之才。尙未保其必濟。乃昇其遲之士。重以病體支離。誤事將來。不言可喻。如蒙伏望皇上。體天地之心。憫懷蟻之命。將臣放歸田里。自行請醫調治。乞教該部。別選賢能。以充巡撫。庶幾邊事不誤。而臣之餘生。亦可保矣。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辭遼東巡撫疏

奏爲辭免職任事。宏治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節該奉聖旨。是馬中錫著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起臣於閑廢之中。假臣以撫巡之任。涓埃未報。嘗督竭於平生。天地包荒。固不遺於遐邇。敢因報賜。附進贊言。臣於先帝之朝。謬與中丞之列。邊陲多事。爰命臣以撫巡。戎務一方。付備員於宣府。嬰疾誤事。具奏謝歸。經今八年。未收一效。兼以年踰六旬。氣餘毛髮。不惟有誤邊方戎馬之事。抑且仰孤島上委任之心。如蒙矜念下情。收回成命。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容臣養病田里。待盡餘年。不勝感戴。

抵遼東謝疏

奏爲謝恩事。仰荷聖明。不棄衰朽。假以中丞舊職。昇以東遼地方。累疏固辭。未蒙賜允。竊念臣衰朽無能。幸沾新化。疏庸多病。賜告先朝。方畢志負桑榆之暇。遽蒙恩采葦桂之揀。疏辭徒切。簡命益堅。昔未勒燕然之功。臣皆抱歎。今重膺遼海之命。臣敢固違。况恩旨既勉。以赴官。而部使又促其就道。病駒甫起。卽出廄以前驅。倦鳥忘息。傷途辭林。而東徒。顧惟龍章之寵。節鉞是專。愧之免置之才。干城爲任。尙賴乾剛獨斷。茲充攝心。聖武布昭。官軍戮力。臣撫巡邊境。將吐茹之舉行。贊理戎機。或安攘之少效。臣無任云云。

辭兵部侍郎疏

奏為辭免職任事近得吏部公移取臣赴闕俾謝撫巡之任入佐兵馬之機仰荷皇恩愧焉自省聖心簡在雖萬死其何辭省已知恩諒寸衷之有在本兵重任佐理須仗賢才而臣謬蒙遷竊病瘳堪於任使伏念臣早年備位曾微勞以病來歸杜門卻軌久請藥裹抱疾於山中忽捧聖旨俾撫巡於遼左德音鄭重罔敢稍留只得力疾兼程抵遼視事苟延三月莫展一籌顧殘齒既衰臨事多疑而少斷沈疴未愈取軍有弛而無張方擬回辭又叨命官居兩鎮常懷捕虎之慚秩亞六卿敢負紹紹之誚謹陳愚悃伏乞聖裁或姑輟新陞仍令巡撫或并舊任遂俾退休則臣庶幾免尸素之愆於立朝而獲支離之幸於卒歲矣

辭陞陝右都御史疏

臣本菲才誤蒙簡用去年九月起臣於閭閻之中許國孤忠得布於撫巡之任素餐有罪悚慙奚勝仰負九天曾無寸補方欲投劔以引咎忽沐恩旨以超遷冀命重中崇階二品控辭無地昭察有天伏念臣憂慙未揚風紀邊方巡撫罔效安撫房瑄徒負於虛名師升既老而忘事茲者皇上因東方之多盜命上將以出師謂臣久處邊垣或請軍旅假臣提督重柄矧俟功勳揣分非宜受恩過望伏乞聖明量臣才德勿陞崇班照臣年勞仍舊職兩竊臺端之命姑分閭外之權臣敢不竭竭才力用效朝歌之利器奉宣德意勉勵海濱之賈刀臣臨楮無任悚息奏奉聖旨卿才識宏遠累任邊方諳練戎務比因出師勦捕盜賊特委提督重任宜勉副朕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辭左都御史疏

近者左都御史缺員仰蒙聖心裁煩恩命務須得人以振風紀廷臣會議各秉公忠詎意愚臣乃辱薦刻奉聖旨馬中錫陞左都御史待職情留日回院掌印管事竊念臣年迫桑榆才同朽樸雖兵殄寇素無借前箸之遠圖貞度肅僚詎宜虛左席以久待况趙堯偶以缺人得印分非所宜而周顯欲以換贖金言之可愧如蒙伏望皇上亟收前命俯順下情仍臣舊銜勉圖新效庶幾等道忤齊之誼而負乘無致寇之讎也臣無任激切感恩之至

謝恩疏

臣先嘗具疏奏乞辭免左都御史新命仍以舊官勉圖後報未蒙聖心俞允復荷溫旨慰留卿學行老成譽望素著特此簡命宜盡心督捕盜賊事甯之日照前旨回京供職不允所辭臣聞命驚惶莫知所措伏念臣才庸庸年仍老耄雖陸陸長雖抗疏而莫辭昇掌印章恐視察而增愧况臣適當討賊之任倘滯還朝之期前仍於六月之戎車遙望於五雲之縹緲情深北闕稽首首至於再三龍冠西臺報德未圖於萬一臣何勝慙愧

鳴冤疏

見監左都御史馬中錫奏為乞恩辭明評枉等事近該御史吳堂劾奏廷臣會議情由謂臣久駐山東

擁兵不進名曰提督軍務其實自保身家節該法司將臣提問伏念臣師出無功罪當萬死倘復何言但委曲衷情冤苦始末一息尚存猶有未能終默者敗味死為聖明披陳死且不朽臣自正德六年四月十二日離京至本年八月十四日取回漚任四月有餘親歷四十州縣前後斬獲首級一千五百名顆所過城邑俱有符檄公移而所獲功次亦嘗仰沐恩獎使臣果如御史之言廷臣之議擁兵不進自保身家則前項功績奚從而得九重恩命豈容以幸致哉臣不敢一一敷陳仰應容寬如蒙暫寬斧鉞之誅少緩須臾之命將臣禁錮獄獄擇遣刑官備歷臣經歷地方及與賊對敵所在要見臣某月某日在某處振旅以凱旋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刑誅於逗遛某地慶戰互有指傷某日追奔致賊走死某日曾懲宋振之無功某日曾資偶安之退怯備陳具奏參考臣言若有一言不實虛張功次粉飾臣軀亦無所怨且臣自幼讀書不知事君致身死忠全節夫身且不惜死亦不顧家計何為而忍負吾君委負之重切切以自保哉但臣所領遠兵止八百餘人而賊徒衆且數萬總兵官張偉所領京軍僅千人又多舊梁子弟不但強弱不敵亦且衆寡不侔以故動即望風卒難成功且債事之罪小蒙蔽之罪大臣仗天威窮追逐賊見勢漸懸險恐終難免屢屢哀鳴欲首罪自新以求生路臣豈敢蒙蔽不一敷陳以權重罪乎臣子職分惟當備細上陳伏聽聖明裁處耳故臣疏內有言合無容其自新赦罪歸農惟復照舊進兵勦殺而行移各境州縣亦有若彼敢再放火殺人照舊勦殺之語則臣之不才豈輕信其誑誘者哉夫御史言官也廷議國論也彼有論則臣豈敢深辯但其言亦有自相抵牾不容以無言者且既曰信賊誑惑則臣無疑賊之心矣既無疑賊何用擁兵以自衛既曰擁兵不進賊當威臣活命之恩終無害臣之意矣臣又何用自保身家臣既自保身家是猶忌賊之襲臣也何以爲信賊誑惑只此數言漫無倫序他可知矣且廷臣與御史於臣非有私憾必欲陷臣於死地也亦非罔以事理所無以肆強辯也言之發也有由而事之端有據臣之始計謂山東德州爲水陸要衝各省之文移遞送臣等之符檄征索四通八達道里適均四環有警易以策應而避地士夫逃難資旅多藉聚其間朝暮嗷呼千百橫議不審虛實不量強弱輒欲斬敵入於旦夕齷齪氣於咫尺喋血近郊一刻千誠此固臣等專闕外者之事顧彼數十萬之死命劇賊豈臣等千八百之執紼一職可盡職哉稍有異同即是非遽起此倡彼和浸潤膚剝往往殺亂惑聽吹聲疑盜傳謗京師牢不可破臣雖百戰何以自明伏望皇上矜窮獸之疾呼憐秋蟲之哀訴除遣官親詣各該地方查訪外再敕法司弔臣前後遣兵牌卷及各該有司應付官軍底關糧冊到官通查明白與臣辯理便見臣有無擁兵不進自保身家及會否信賊誑惑屢失事機實情夫衡恨飛霜抱冤致旱臣今日實類於是瞻望天關何啻萬里臣不勝痛苦懸慕之至

賢者類已鳴玉曳組。次者皆駸駸乎登甲科。躋膺仕。然不無殊選。抵牾。橫項黃鵠者。無庸論矣。其少者必今之長而賢者也。其後提未識者。必今之少者也。由昔視今。豈有異哉。大抵其人鍾靈於山川。秀穎於資稟。有高才能文章。昔人所謂不幸者。夫人優爲之。而吾夫子所謂躬行君子者。或有所不逮。夫古人以爲不幸。乃自以爲幸。夫子憂其未得者。乃甘心於不得。將不言與行遠。實與用外。而去所謂誠。所謂不安者。遠乎。持是以待。豈欲。懷杖履。將不益重先生之憂。如始至吾邑。憂吾邑之士習矣乎。然則先生動輒以誠言。不安發。淑其人敦本尚質。爲身心之學。固不翅使之高才能文而已也。抑杭之士子。非盡去質而務華也。要其才且文者多耳。先生又非右質而滅文也。躬行是急。而不專於文辭之問耳。使先生以此爲教。士以此爲學。而人不之重。反責以科舉文字之末。是乃索燕石於下和之肆。談甲兵於胡蠶之前。中錫敢謂其不然也。惟先生自信。庶幾杭之諸士子皆信。中錫之言。亦賴不妄矣。

送張宏仁尹鄭縣序

故事進士既登第。悉集都下。而官之諸司。間有疏僞少檢者。則授之州縣。若謫官然。自上即位。欲守令得人。謂非進士不可。始以外補爲定。規成化乙未歲。進士三百人。自春徂冬。相繼外補者。幾四之一。而同年張宏仁。補河南鄭縣令。宏仁與予同薦於鄉。同舉於禮闈。同對廷。清問。予知其人甚悉。宏仁起身耕鋤。中雖貧。能無求於人。人亦不敢干以貨賄。鄉井無少長咸以廉介目之。其治鄭。必不以墨取敗矣。不立邊幅。屋岸。而制行斬然。不可侵奪。與人。不爲模稜苟且。儕輩或以剛正目之。其治鄭。必不以奔競。爲乞哀取憐之舉矣。然不以墨取敗。則下不得行苞苴。上不得通賄賂。苞苴不行。下將益受其殃。賄賂不通。上將厚中以禍矣。民得其殃。已得其禍。廉介之心。得無少沮乎。不以誤取容。則人喜而我不以規人。惡方而我適爲短。不能隨人之喜。顧以逢人之惡。將肯而怒之矣。怒己者多。則悅己者少。剛正之志。得無少挫乎。不以奔競乞哀。則權門如火。自我冰之。勢家如市。自我空之。狡者以廉。誠者以陷。而可黨可炙。可易可遷之心。起。恬退之念。得無少懈乎。沮其廉介。遂淪而爲墨。挫其剛正。遂淪而爲阿。懈其恬退。遂淪而爲奔競。以孤庠校作養之恩。無以仰答明天子臨軒策士之意。焉用讀書爲哉。宏仁未必至此。然子方之操。或變於初。河間之節。或淪於晚。亦不可不常惺惺然也。廉介無沮於終。剛正毋挫於勢。恬退毋悅於禍。使鄭人以循吏稱。鄭志以名宦著。史牒以循吏傳。斯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學。而遂守大州。遂刺大都。遂牧大藩。遂爲臺爲諫。爭是非於逆鱗之下。爲三公。爲六曹。而侍從王廷。與天子可否天下事。其誰曰不然。使不盡然。曲徑以捷。旁行以流。悉冒竊據。何足多乎。此不可與他人道。惟吾宏仁可也。

送吳天洪歸餘姚祭掃序

越人吳天洪。自先世徙都下。至天洪讀書。事舉子業。領成化甲午薦書。試禮部。弗第。慨邱壠在餘姚者。莫補久廢。因束書南歸。維時都下士與天洪遊者。相與載酒繪圖。送之都門外。人各賦詩以畀之。屬子序其事。餘姚名邑也。錢唐走其北。富春出其西。會稽山陰羅其外。越中山川之勝。無與爲伍。去京師南五千里。

東田文集卷二

序

贈養浩毛先生教授杭州府學序

荀子謂養心莫善於誠。而司馬君實之學。自不妄語始。夫誠則不欺。不妄語則不縱。謹獨內省之幾。天德王道之要。即此而在。固無餘法矣。中錫恆謂世難其人。及見吾師東萊毛先生。乃知聞其語。未有一不可見其人。而古今人亦未嘗不相及也。先生質直謹厚。重信義。少許可。弱冠領鄉薦。志欲舉堯斯士。就儒官不辭。初分教唐山。唐山人士宗之。以愛去。再分教徽州。徽州人士又宗之。以善教底績。進秩爲吾故城教諭。吾故城人士又宗之。願科第久缺人。先生深以爲慮。剴劄淬礪。課功程能。每見士習猥陋。憤眉蹙額。若父兄憂子弟之不良。將阻墜家聲。誠於中形於外。要自不可掩。獨見中錫與李先生所作。輒自喜曰。空谷足音。鄭庭大雅。是可以紓吾憂矣。且中錫之疏謬。豈足辱先生。而李先生則從遊於中錫者。機杼格律。偶不展背。遂辱獎于若此。既而中錫與李先生同舉於鄉。人皆以先生爲知言。適九載考績。再進秩爲杭州教授。夫杭家君所舊宦。杭之庠。又中錫童子時所舊遊。知其士風甚悉。有可以語先生者。中錫事先生十餘年。知之尤悉。亦有可以語杭之士子者。先生之教敝邑。中錫所得於先生者。不徒文字之間。身與心爲多。而杭之士子。中錫與之遊。亦不徒杯酒過從之情。而切磋規益。恆以器識忠信爲本。回首餘二十載矣。其長而

天洪是歸也臨海之涯走齊魯之境跨淮踰揚等吳間越可計程而至之期卜時日會宗族約親朋
補松楸以拜墟墓薦而曾蒿序而昭穆以伸其水木本源之意然後詢存亡訪故舊弔古尋幽登高望遠
賦胥江之潮釣嚴灘之波觴蘭亭之水航剡溪之雪以快心適興放浪懷抱越人聞天洪之歸也學者排
者官者隱者環守相問天洪其何以語之乎且宅中圖大京師爲天下根本有刑有政有禮樂文章有教
化風俗有宮室苑囿之壯麗山河地理之形勝皆四方所內拱而觀聽者彼其成絃歌之治者將問禮樂
飽詩書之味者將問文章底官游之績者將問政事問教化問風俗今天子建中和之極撫文運之盛至
禮不讓至樂無聲而天下以治以和臺閣制作渾厚簡古如皇墳帝典科場士習規矩準繩不事鉤棘今
世無刑名學刑又措而不用寬大恢廓政無多門事無多岐天子躬行於上臣民取法於下士風尙忠鯁
不尙便佞尙恬退不尙奔競民俗則慷慨質樸如籴時而和平文雅過之蓋不教而教不化而化也以是
語之雖隔越遼遠天威當不遠咫尺矣處窮簷陋屋未見京師之壯麗者更端以問獨可不思所以禦之
乎卑宮室廢苑囿崇勤儉不事土木尙道德不事射祀臣子贊頌如是足矣固不可徒效昔人誇雲夢修
上林以欺迷人而爽愛君之本心抑豈可賦焉釣焉觴而舟焉徒以取勝遊之樂而漫不懷世道虛乎軍
民之利病風俗之美惡戶口之盈縮賦役之繁簡田野之汚治桑麻之肥瘠黎庶之貧富胥寓諸目藏諸
心俟羣士夫問而發之庶幾可以轉聞於執政者以利益於吾民則此行不徒行矣天洪才且賢行將有
民社之寄故將其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何允恭分教潯縣序

成化乙未汝人何讓允恭得官潛縣訓導予未識允恭而予友某卽允恭友也索言以贈夫浴幾輔尉邑也幾輔之士每大比歲來聚郡下予所接者多矣而獨未識潛之士也然於潛之先達得一人焉曰邵憲世昌王公其爲人也龍驤虎變長松矯柏魁傑人也予每進而請教退卽茫然自失嘗拊心自誓曰他日進而向上不必遠有師法取法於王公足矣又嘗感事而歎曰人之自立不必百無一失無愧王公足矣聞者皆不以予言爲過今潛之人士雖未可遽與公並論而浮邱諸山時城中者俱孤挺峭拔黎陽白馬之津映帶秀敞地鍾靈異所產固應不凡汝恭善教而曲成之豈敢遽望登公之堂而入其室也可可以踵後塵而接半武矣汝恭至潛計必謁公於里第有所問見卽以示之舉比諸士在鄉曲者計必時時侍公之杖屨有所得卽以模爲軌範趨步於鄉曲里巷之間絕勝鼓篋從遊於蘇湖數千里之外在汝恭留情諸賢自慙而已古語有之曰有教無類汝恭事也曰歸而求之有餘卽諸賢事也見者勿以予爲誤先達而踵後進則幸矣而汝恭與諸賢之遺際尤幸矣

贈張用和尹襄陵序

循吏傳太史閼筆久矣吏不循其槩有三志富貴者不肯循急功名者不暇循不學無術者不能循以三者而律今之吏無怪史筆之閒也進士張君用和予嘗與論至是輒領許之用和濟人也奇才負氣自許不脂不韋予同試禮闈同策大廷又同需次艸簪籍時多以進士外補令人皆不屑瑟縮不欲受朝夕

思崑邱司諫以日晷迅不然亦不失郎署捷徑宦途獨用和慨然有憂民志每談令簿書期會節費愛養之政如奇味在口恆津津然又如視螳螂捕蟬意恆幸其得之也居常以令給之則唾手而歸曰寸莛弗果烏獲病之吾其往矣吾年尚強壯吾學尚未遺忘倒囊而出尙可步古循良之後不然烏臺青瑣夫豈不容待累階而升爲郡伯爲藩臬始得涖民以行志正恐衰老眩眊無益民生矣且朝廷爲官擇人豈容人擇官以徒仕乎雅志如是其賢可知也越明年丙申補督之襄陵令其鄉大夫士以予與之善強索言以爲爲吏者規夫志富貴貧者也多貪冒監而起刀筆者推其毅無學術俗者也多起刀筆而貪冒監者聯其鑄急功名矯者也多出甲科而或畏名不貪強學不俗要之不盡然也其槩如是耳襄陵爲邑以殷富甲晉諸邑晉諸邑亦自殷富莫敢與襄陵伍夫殷富則多利故恆易以生貪貪則鄙陋庸劣故多俗既貪且俗思欲勉爲飭厲風移以掩之故每動輒矯前此爲令者豈無人哉貪邪俗且矯邪予不得而知也不貪不俗不矯邪予又不得而知也予所知者用和之挾負與其所自期待者耳用和讀書達理道談天下事的然中肯綮貪與俗必知免矣不急近功不邀近名民陰受其賜而不自知無徇時流無逢時好業邁過古人而自視常歉是則用和之當自勉者昔晉與用和論及此矣臨歧贈別終無以易也史缺循吏爲國曠典賴斯人補之

贈王義官序

成化丙申廷議平治京東道盜以通潞河之運募民有能捐貲以助國費者錫以冠服時都人王世明首應募朝廷嘉之命以官如初令鄉閭羨其光指紳高其義姻戚朋舊爭走賀於其廬同年報君器之素善世明不來請予言以賀予聞箕踞五福壽之下卽繼以富富甚惡於人者顧慮富者之不善耳蓋其嗜利也飢寒赴肉渴驕奔泉咋嚙噬首俱所不顧而其各而專之也蝨蟻之蟲豸鷓鴣之腐鼠不足以爲喻也上以攘竊君之有下以侵漁民之利被刑禍於生前罹貶削於既沒播穢德於鄉閭磨刀鬻於君子往往而是富本可以取榮而若人者乃以之取辱箕子以爲福而顧以爲禍其亦異乎古人之所謂富矣如之何不爲善乎小害則殞身大害則滅族身與族不足以動其心則吾義之說始窮而富斯惡於人矣今世明處富家之順則存憂國之盛心捐囊篋之贏餘助公帑之不給積而能散用而合宜使人人若此則閭閻無登壘之譏爲富寒不仁之說而公家無難集之事矣是宜高軒輶軸日奔走於其第而吾同年固要予以贈言也

送張養直省親詩卷序

武學生張養直其母則崇王乳媼也。王壯之國。媼質侍從。父某官錦衣百戶。以侍直不得偕去。養直又朝夕肄業學宮。又不得去。今二年矣。養直每告人曰。吾母在汝留。吾在京師。吾不見吾母。若是其遠。成化癸巳。吾母去。今歲次丙申。吾不見吾母。若是其久。吾何以爲懷。何以爲人子。吾固嘗告吾父。懇吾師。南往省之。以少道罪戾。擇日戒行。同年曹以貞。養直友也。徧求大夫士詩歌送之。而授予首簡。噫。養直茲行也。得非以其去親遠。遠親久。定省曠。音問疏。而然耶。情當往。義當往矣。抑亦知夫定省曠者。不以遠。音問疏者。

不以久耶。遠莫遠於一膜。而四表爲近。久莫久於一朝。而三秋爲暫。使人子於親能恆不忘。則四表如庭。一廟之暫如幾席。暑矣。何曠乎定省。何疏乎問哉。然忘於親而孝矣。妻子雖日在膝下。一膜之外。已爲秦越。何安論歲月云。選定省問之曠與疏乎。子之於親。不獨其遠而忘者。可尤也。將亦有近而遠者矣。不獨其久而不忘者。可貴也。將亦有暫而久者矣。養直行矣哉。遠而久。近而暫。在孝思一念之間而已。

贈李倅府序

進士李君廷美。八閩良士也。初筮仕爲刑曹郎。累以諫獄稱明允。擢爲廣州太守。未久以事謫倅衡州。丁外艱。既服除。復得廣州。廬人仕京師者。爭喜色相告曰。吾郡得賢倅。庶得分庶務。以匡守不逮。其幸矣夫。相率謁予言爲贈。且曰。廷美之邸。吾見言者之紛紛也。以爵位期者曰。將守大郡。將收大藩。將復簡置大廷。與天子可否天下事。而印累累而綬若若。是不知廷美者也。以事業期者曰。不啻不咀。使竹帛可紀。金石可銘。大夫士可述。可頌。千萬世後。可仰可傳。良臣賢相。皆來取法。知廷美矣。而未盡也。吾子以爲何如。予聞而歎曰。甚矣世之說之下也。以事業勉。是志於功名者。猶之可也。以爵位期。不幾於志富貴矣乎。下矣。陋於言矣。蓋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必欲盡之已。德必欲布之民。所至無赫赫聲。去則民思。抱關擊柝。俛首泯泯焉。而業則不廢。凡以懷吾志而已。於民有懷。於業不廢。吾事畢矣。勛名跨天下。芳聲流萬世。皆自此出。然非可以先期而預望也。富貴何爲哉。故曰素位而行。不顧乎外。若先期預望。是願乎外矣。同聲喜而頌曰。是矣。遂書以爲贈。并以慰夫尙富貴功名之說者。

送進士王良玉尹吉水序

今登名甲科者。謂之進士。無龍犀。無勢力。無波濤之驚。無崎嶇之險。與人無怨無德。無毀無譽。亦無予奪。進退人也。禍無可乘。福無可御。喜無賞。怒無罰。前無所瞻。後無所顧。百無一境。其初心。一旦官之臺諫。則有直節。部署則有才名。百執事皆善於政。故人視進士。優崇隆異。進士自視。亦不啻同於凡庸。而美階騰秩。亦恆以需之。及出爲令。是同循常格。然進士之名。固在。而其人則非矣。故爲進士者。亦多慘然不樂。蓋龍犀其心。勢力屈其志。波濤以驚。崎嶇以險。公或人怨。私或人德。異有幾。同有譽。與奪進退。賞罰禍福之機。皆於我乎。集瞻前可止。顧後或留。詢其初心。乃百無一存者。雖歸而喜諫之。部署之。百執事之。震威擊。撫之餘。英氣壯心。凋落殆盡。亦何所益也。夫始而往。如花未風。如月未雲。其卒也。風飄其色。雲掩其明。而後歸。是始以進士往。終不以進士歸也。適百里常假蓋。以全蓋往者。當以全蓋歸。蓋敝而歸。厚顏主人矣。况失其蓋乎。進士王良玉。補吉水令。過予言別。且索言。夫進士之貴。不但一蓋也。假敝之往矣。其可不思所以歸之乎。以進士往。以進士歸。敝與失吾知免矣。

送武君希賢守信陽序

信陽本河南屬邑。邑大且劇。令官卑不能鎮壓人心。又無屬吏分勞勩。廷議謂宜陞爲州。官爲守。庶事勢便而劇務治。議上。制曰可。既下吏部。天官卿難其守。虛員以待。既而聞良鄉縣尹秦人武希賢治行第一。遂擢斯任。蓋希賢嘗尹信陽。信陽民懷之。再尹良鄉。良鄉民又懷之。故拜命之日。信陽大夫士曰。吾民其

來蘇乎。今茲之賢守。前日之賢令也。良鄉大夫士曰。吾民其復病乎。奪吾賢令。失吾慈父也。夫來則懷。去則思。此豈可以倖而致。以襲而取乎。予嘗按節於魏博關陝之區。而屢聞人道其守令之賢。曰。某賢如此。某賢如彼。初過其境。見其民室家焉。以權絃歌焉。以樂桑麻焉。以業雞犬焉。以居邑。其若有卓卓。其若有龍黃。比再過之。誠平矣。三過之。四過之。則治掃地而家爲墟矣。絃歌者佩帶牛矣。桑麻者林莽矣。雞犬者狐兔之迹交道矣。是何治之僅底於成。而遽忘之速耶。如此者雖謂(原闕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簡絃之以衣冠。委任刀筆。案牘是實。距今凡幾許年矣。今年乃獲與考銓。榮膺冠服。占仕籍以需次。然而開闢世路。既久既勞。南望昆陵。不能無懷土之私。慨然歎曰。昆陵吾鄉也。自吾走郡下以曠歲月。邱壠吾不得拜掃也。里閭吾不得優游也。吾父吾母。吾不得而承一日之歡也。吾兄吾弟。吾不得而相友愛也。吾妻子。吾不得而好合也。吾鳥乎樂。引例南旋。謀省祭焉。是雖不獲遂。竟其樂。要之亦去樂而復得其樂矣。夫何異乎網羅開而魚遊。焚龍啓而鳥飛。繩絡解而虎豹逸也。吾固知昆陵爲志良之林淵山谷矣。由是遂樂邱壠樂里閭。樂父母兄弟妻子。其樂甯有既耶。噫。士之處當世。以軒冕鼎俎爲樂。而不能樂此樂者亦多矣。予因同志良之歸省發焉。且以復年友趙以周之語。

楊典史初考序

今之爲縣者。得考爲難。而考績得書稱。爲尤難。得乎州。未必得乎府。得乎府。未必得部使。得部使矣。而銓司者。或以爲趨走將迎之中。其欲而價利。點之投其好。又未必以爲然。又從而諮訪之。偵伺之。必盡乎而後信。是何也。州府有司也。志在催科。臺憲臣也。志在守法。銓司則黜陟官也。志在聞譽。擅此三者。斯可得佳名。有政績。而豈易能哉。成化十三年。吾故城縣幕楊君。三載考績。考功郎將書其最。先驗於州府。知其不拙於催科。又驗於臺。復知其守法有可觀者。得於州府。於部使者如此。既又進故城人士太學。諸生公所皆吏輩。一訛之。知其聞譽。非以倖而致。以巧而獲者。遂亦書稱。楊君亦榮矣。人之所甚難者。君易以得之。是可不謂大幸矣乎。西田呂太守希仁書來。謂中錫曰。楊君在吾邑三年矣。不催科以病民。不泥法以違政。不矯情以干譽。而又不自信。以嘖時尙。茲以考最歸任。願藉重一言。以堅其志。而要諸其後。中錫嘗竊觀今之能吏矣。語催科則川流原穢。而民之質絲於春。易設於夏。漠然不顧。知迎合於州府而已。語守法則樞存虎逸。毛去皮存。兇鉗載途。哭聲震野。怡然自以爲得計。知迎合臺使之心而已。故徵書每逮於匪人。而考最常遺乎循吏。獨且奈何哉。今將如西田所識。則乖乎時。如前所取。則違乎道。而楊君兼舉之。州府臺省皆以稱許。不乖乎時也。然非以其時俗能吏之術取之。不違乎道也。不乖乎時通也。不違道也。既正以道。是則可尙也已。予既重呂請。又嘉楊君之善於爲治。於是乎書。

贈進士林德溫教授四明序

君子之從仕。各從其所好。而其論文也。亦惟各圖愜於心。思恬靜者仕愛微秩。文愛異槩。口者反是。而其愛讀書習禮者。又專欲得文字之官。以肆力於學。要之各有見焉。不可強也。閩人林君德溫。五十舉進士。來京師。謂今中外大小百執事官。惟校官其志也。慨然上章請於朝。銓司可以進士就校官。於例爲左遷。

辭炎口而趨冷淡。於人爲不情。且重德溫。不欲小試。故久未決。歲已亥夏。需次已期。年餘兩月矣。或笑曰。君蓋慕其蘊。未識大官味乎。德溫笑不應。銳志如初。久乃得事波府學教授。先是德溫試政大理。見予所爲文。喜曰。今人文甚工。而不情。是文拙而真。予喜其真。忘其拙也。或又笑曰。君蓋利敘布衣。未識內家。班乎。德溫又不應。既而歎曰。予之心志。獨於文乎哉。今人美官要路。道不得行。是工於文。過於情矣。吾職易稱。吾教得行。拙於文。達於意矣。此君之文。與吾之仕。有相類焉。衆益笑曰。君蓋村莊社吟。未聞琳瑯雅頌乎。德溫又不應。予聞之甚重。其人思欲與之言。以探其志。固非以推右而私喜也。瀕行。地官主事任思順。索予言以贈。且曰。德溫意也。遂不辭。且文章肯乎習尚。而世道繁於述作。三代之文。爾後世之文。駁七國縱橫。六朝浮靡。若鑑肖影。若其肖容。不爽鑄鍊。今人情世道何如也。點而點。朴而點。旁通多可。而專惡方喜。圓而異。不大聲色。而內實謙。不露圭角。而內實淺。其習尚如是也。故其發諸文詞。不誇多以浮。則還媚以纖。隨俗習非。不以爲汚。萬機一軸。不以爲同。無警語。無奇句。初讀若簡易和平。細玩則質直枯淡。味之則如木死灰。由今之文。觀今之人。爲世道計者。欲同升於中正純粹之士。以挽於淳龐渾厚之風。不亦難哉。抑文者。言也。習則行也。校官者。以言行率人。而主風化習尚者也。德溫偉人。四明甲郡。行矣。欲予何其人。其文工而不情乎。事拙而真乎。將不工不拙。不情不真乎。事工而不拙。不情不真乎。抑將先其文。而後其行乎。先其行。則文之工拙。不必論也。而仕之崇卑。人之毀譽。直可付之鴻荒草昧之外矣。

贈陳判簿序

成化己亥工曹織染使。閩人陳君永和。陟廣東潮陽主簿。是固以其閩廣接壤。土俗相宜。九品階銜。資格允愜。而亦以其少閑吏事。法律精深。一簿之職。優爲有不足言者。人甚宜之。民部主事任思順。能道其事。自謂公務難。不暇文也。過予案。有借聽於歸之意。夫閑習吏事。法律精深。非難。而處心執志。不自謂精深。閑習。脫迹於刀筆。篋篋者。始見其難也。今是官之職。其大且重。在親民。非刊落刀筆。篋篋習者。不可。其次掌簿。非閑習精深者。亦不可。二端如車兩輪。廢一則偏。體用之謂也。常見今有司者。之於二端。大抵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有御民如乘劣馬者。虞其墜也。終日控勒。不敢少懈。陷罪惟恐其不深。機軸惟恐其不巧。法網惟恐其不密。防避惟恐其不周。遂使案牘之文。嚴於春秋。字畫之毒。慘於鳥喙。巧者無以摘其疵。奸者無以逃其算。吏事雖工。而民日凋瘵矣。有御民如迂士收租者。不施鞭策。不事揮撻。揖遜以導。語言以誘。卒致喪於易。而不能禁。亡於岐而不能求。觸於藩而不能退。任其狠而不能御。若此者。吏皆之奇貨。衣冠之偶人耳。則亦何貴於處心執志之善哉。吏事不閑。而見欺於羣小者。往往如此。故爲政體用。不可缺也。永和有其用矣。又知所以處於心。固於志。殆兼有其體。歟。時潮之外。亦有名宦有祠。循吏有傳。永和將不一書矣。努力多賀。

望雲軒序

休寧查氏有望雲軒。客過而問之曰。雲可望乎。然可望而不可親也。夫惟其可望矣。故情有所託。與有所寄。往往注目於湯次之上。惟其不可親也。故孤兒遊子。感舊懷恩。亦往往與哀於瞻仰之下。然望之而不

著其所以望。不可親而不著其所以欲親之情。意其或者晦哉。夫雲無富貴心而望之。則飯蔬飲水。而尤其浮。感世故而望之。則白衣蒼狗。而情其變。息交絕遊。倦而歸者望之。則喜其卷舒之無心。身在市朝。心在庭園。而望之。則深成於大行之孤。飛今情軒以寄迹。而題額以望雲。將輕其浮。遂情其態耶。抑即其無心與孤飛者。而與成耶。爲查之言曰。某少孤。客走江湖間。未嘗一日敢忘門閭之望。及吾親沒。亦未嘗一日敢廢夢寐之思。故於雲誠有感焉。雲無而係有。而吾親之魄。乃不可以復起。雲去而復來。而吾親之魂。乃不可以復還。昔梁公親存而不得歸。今某得歸而亡其親。事不同。其望而思。一也。朝發嶺。暮歸巖。岫影映方塘。濕潤野水。凡其變態。杳冥濛濛。漠漠爲雨。爲霧。爲雪。爲霰。無非窗櫺追慕之所存。而浦雲山雨。又手澤尚新。泉泉焉求而弗得者。此名軒之意也。若夫見雲而輕富貴。感世故絕交遊者。此皆聖人君子。不遇於時。而爲世道計。某賤士。安敢以語此哉。予聞而嘉之。因次第其言於卷。以表其孝。噫。匪問者病其晦。則望雲之意荒矣。

贈張司訓序

張貢士廷玉。得官河南府學訓導。晨起戒行。趨於任。其甥大理評事李君叔恢。拉予送之。國門南郊。解鞍捉車。話別於陌頭柳陰下。叔恢謂予曰。臨歧贈言。古今所重。滑陽別意。骨肉至情。願吾不能言。而別氏者。儒亦有未易以言者。予能言者。其代我以言。因指廷玉所乘短轎小車曰。是車吾所贈。在我則竊附路車之義。在吾舅則真驪車也。吾舅負俊才。學富而雄於文。輒於學校者數十年。職於場屋者亦數十年。馳騁於文園。款段於仕途。嘗謂人曰。吾性不欲御。而惟志願御。終不能以騎背轅輪。絕運方穿。而又安肯以跪求。獲於車塵馬足之間也。洛陽古名區。學校之儲。則千里之才。之發軔者。今天子駕馭萬方於上。吾幸得鞭策羣英於下。控御蹏蹏。稅駕紆誦。吾又何求哉。子其悉舅氏之意。而善言以輔其志。噫嘻。神龜於巧機。道寓於稀稗。故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吾又安能外是車而別有言乎。廷玉之乘是車也。將以負載致遠。歷燕趙。涉黃河。以趨大梁之任也。而其趨之也。將以教人也。庸詎知教人之術。皆不出御是車之外乎。蓋士之材猶良驥。而教人之術猶御車。和繁節奏。繁執轡者之淑慝。藝業身心。在範圍者之邪正。事雖不同。其理則一也。昔者王良御一雙奚。吾爲之範。曰。不失其馳。卒不肯貪十禽之利。以成詭遇之功。而造父御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車連馬蹄。茶毒天下。爲萬世譏笑。王良豈優於造父哉。淑慝差於一念。而是非遂隔於千里。君子之教。亦猶是也。成則三釜之樂。六節之崇。否則八風之戒。一塵之辱。教豈在大而御豈在遠哉。柳子厚說車以贈外氏。連篇累牘。而斯輪之說。直謂古人爲精。然輪扁至今。以爲美談。子厚卒得罪於名教。亦以邪正之微有異耳。廷玉行矣哉。征途遙遠。伏車安坐。默思而有得焉。當爲輪扁。毋爲宗元。使御者不戒而以乎。寧爲王良。無爲造父。則整轡禦寇。不覺其難。而鳥道羊腸。不見其險矣。若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則遠大又不可不圖。是在廷玉自勉。

贈陳司訓序

世傳鄭魯守經學。今之楚。鄭魯故城。而寧陽則竟之下邑也。考之志。去竟尤近。夫近則流風餘韻所沐。獨

深且先焉。故堯之士。比山東諸郡尤盛。而寧陽之富文學擅場屋者。比堯之諸屬邑爲多。成化庚子冬。聞人陳君叔仁。往分其教。賀之者曰。君其無髮科目乏人哉。昔鄒陽子。皆以此與齊楚辯智。韓魏奇節並稱。則此士之士。守經學也。尙矣。今科目取士。黜詞賦而進經義。略他途而重儒術。居今之世。持所謂辯智奇節。欲以售之場屋。無異於吹竽以求齊。抱璞而謁楚。行見寧陽之士。莫不巍然。紛然舉飛。叔仁將書上最。膺美陟於不日矣。叔仁聞之曰。往教漢水。以科目乏人。施吾官。今幸如是。或可以補吾之東隅。地官任思。順聞而笑之。謂中錫曰。叔仁獨不知人材之出。繫於師不繫於地哉。惑於賀者美陟之說。而亦幸夫鄒魯經學之多耶。叔仁爲不智矣。往叔仁之教漢水也。俗狃於富饒。士怠於誼誦。得叔仁爲教。遂有可觀人材之出。方張未艾。然以限於官滿。卒不得收其效。而代者因得據以爲己功。故其意謂漢水之人。猶可教而成。况寧陽之守經學乎。使叔仁善於教。則漢水不可化而寧陽不善於教。寧陽之爲漢水也。不難矣。中錫聞之曰。是矣。猶有說也。師之教。以心學爲上。弟子之學。以心領爲先。不然。呻吟佔畢。循行數墨。獨抱遺經。畢世株守。而略無推廣究竟之德。則六經者。古人糟粕也。奚以守爲哉。秦焚六籍。易以下筮存。而繁辭兩篇。已見疑於歐陽永叔。伏生授書。去古未遠。而與孔壁所藏者。已不盡合。華秦爲筮詩無文。而束皙從壁補其亡。左氏爲素臣可據。而傳或失之。謬誤失其傳。踳駁於漢儒之手。然則鄒魯所守之經。豈乎不可考。而寧陽一區。豈能盡鄒魯之地哉。而謂其守經過矣。雖然。今之經。漢洛關諸君子折衷之。我朝列聖表章之。蓋已揭日月而中天。天下有耳目者之所共聞見。承平日久。非秦灰楚炬之時。豈獨鄒魯寧陽之士知有經學也哉。經者。聖賢之言教也。聖賢不能常存。以立夫身教。故教焉而以言。顯其言。而不知夫所以爲教。則亦徒焉而已。奚貴夫守經哉。故夫窮經致用。不徒事乎守經。因言求心。期必至於忘言。他日取鄒魯之士者。不專以文字。則在教鄒魯之士者。不泥於陳述也。

送左憲副序

上之十七年。以前陝臬副使左廷珍。素得兵民心。命再蒞其地。右通政邊君廷振。謂中錫曰。子亦識左君之才乎。頃爲柱下史。按治八閩。瘴風蠻俗。察之甚習。如素生長其土。而諳其業者。其在陝。至今能道其山川險奪。強敵出沒之狀。不待借箸聚米。如指諸掌。其道古今事。在廣會一座盡傾。其自敘其履歷。則伸縮變化。出入顛倒。人不覺前席。然則今茲之擢。其殆以才歟。中錫應之曰。是固然矣。古稱才難。未可以輕議也。韓愈有言。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夫以周公之聖。而孔子稱於人曰之才之美。其自稱於神。亦曰多才多藝。使孔子不真重其才。肯謬言以欺人。周公不自信其才。敢大言以欺神乎。古論以爲難。聖人之所重。今人才不及古人。萬不及周公孔子。乃取古人之所難。周公孔子之所重者。易且輕焉。則過矣。陝臬憲副。在左君故物耳。謂詮司取故物。常格耳。何足以旌其才用人者之意。則可推而知也。比來北邊多警。督奉尤甚。今年出漁陽。明年出雁門。北軍次雲中。南軍次上谷。邊度政。正用才之時。願非左君之才。深慮深而較閱熟。有未易以勝者。不然。以君之資。豈無他使。可以少示崇異。而復界銜銜於陝也。昔顏川盜起。再借寇而而顏治。蜀寇復用張詠而蜀安。亦以用不昧於民才。不枉於用。故當時不痛其淹。

而今古以爲佳話。是即今日之意也。向使顧不思。獨不思。則漢庭之上。汴京之間。凡才者皆可以治。亦何必出金吾以鎮撫長社。屈樞密以兼知益州哉。事固集於才。亦不盡出於才。左君今日之用。固以才名素著。而民欲得左君。不可曉且不敢曉。不盡以其才也。素行足以孚民。而多才又足以濟變。天下之能事畢矣。而况關陝乎。邊君子之言偉矣。其書以贈君。以益堅其志。左與邊皆吾鄉邦人。義不可辭。遂書之。

贈李明府牧弼序

進士李君汝弼。補襄陽令。人見其丰範壁立。制行斬然。正人君子之氣可掬。遂逆其爲政。有可觀也。一意勉以入爲。至形諸筆舌。率皆諛詞。而少規諷。中錫獨謂其不然。夫天下事未有盡乎彼。而不妨乎此者也。必若而人之言。是欲天下爲令者。動輒以臺郎自許。而後不敢怠其政。吾見天下之令從茲弊矣。嘗之食與獵然。一下箸之頃。志在太平。則其飯脫粟也。必無味。一發軔之初。志在逐鹿。則其顧免。毋怪乎其不審也。今期人美政。誇人美官。何以異於是。政恐其致力於彼者專。則用意於此者難。而規圓始末。免乎毀方矣。且今之爲令者。天子何以知其賢。而擢用之也。其必先獲乎守。又獲乎臺。然後獲乎銓。曹而聞其賢於上。乃召爲臺郎也。否則雖賢不能自達。而欲爲令者。憤憤以求之。可乎哉。其弊必將使人背免以從。廉睡粒以啖肉。巧其政以求售矣。此心一萌。設機萬種。新弊日規。舊弊盡負。君子忽焉下流。正人漸爲曲士。爲斯言者導之也。守有司也。微科者。有司之所事也。臺臺臣也。繩人以法者也。銓曹黜陟官也。責名檢以進退人者也。然惟巧者能中其嚮。向以獲其權。心焉。故以微科中守。則取諸民也。川漁原野。罟畢無遺。網合無亡。而守之心獲矣。以守法中臺。則法苟存。不顧政之虎逝。而臺憲之心獲矣。以名檢中銓。則布被食餽者。櫛比以欺世。而銓曹之心獲矣。大中之有大獲。小中之有小獲。不中則無獲也。誰復抱拙而不爲巧中哉。其究必至天下之邑。無一賢令。而天下之令。無一善政。然後已。吾故甚不滿於以官勉汝弼者也。雖然。誕誕不可以誨烏獲。而舉鼎者必烏獲。學誠不可以責韓娥。而善識者必韓娥。復瞻焉。固不可以喋喋獻陳於正人君子。而準鵠鳴鶴之羣。詎能舍正人君子哉。是則私有望乎汝弼。

贈張巡司序

孫人張汝誠。以精深吏事。從事公府數年。得官爲即墨古倉氏。又數年。以出納底績。晉秩爲武進。奔牛鎮巡司。以烟成故。謁予官邸。視茫茫而髮種種矣。予進而告之曰。若知巡司官之道乎。夫官以巡檢名。則其職在引盜。而百務皆檢察。然今之盜未易引。而盜之情未易察也。昔之盜以貧。今則殷富者。亦或爲之矣。昔之盜以愚。今則號爲士人。亦竄身其中矣。昔之盜畏法。今則玩而易矣。夫搜捉之官。巡檢之卒。調其所如而掩其不備。所持者法耳。盜玩而易。則法不足以制。吾法不足以制。而吾引盜之術始窮。而檢察雖極於精明。而無所於用。且巡司卑官也。高位之發蹤指示者也。司督理者。以多賂而通官問。主案牒者。以穩然而竄姓名。勢家爲之居停主人。不敢物色。貴倖爲之保庇。恩主不能盡法。卑官何所用其力邪。是必端廟室之本。以清於源。按介特之操。以勵於節。倡輿論之公。以正於俗。源清則盜無所庇。節立則盜知所恥。

俗正則盜無所容不煩刑誅而盜可漸平然此非汝誠事而亦非立談片刻之所能盡也御盜則譏察非常得情則哀矜勿喜汝誠之所當自盡者如是而已危言高論其於汝誠何哉於其行姑與之飲酒而已汝誠嘆聲言曰是誠難矣誠非吾所敢任矣昔斯官以異我值清節敏手者將以告之或藉以集事遂背之

送翁制錦考績序

漢史稱爲吏者長子孫。則其時官久於職任。可知矣。夫惟其久於職任。然後惠澤之及民者深。勸庸之報上者著。而官以此爲榮。不爲譏。民以此爲幸。不爲苦也。乃今則不然。吏州縣者。類圖近功。以要速效。不一再考。卽見超擢。往往州突不黔而改符。縣席未煖而授檄。故民視官之去。以速爲幸。官視去其民。亦以速爲幸。豈復有相愛戴者哉。不惟不相愛戴而已。僕馬迎送之煩。館設供張之費。糜民財。廢農業。予每談至是。未嘗不重慨。古今人之不相逮也。漢史所著。真千古美談。非誣也。吾地邑偏民疏。官不具設。成化十一年。始置簿一員。董農務。以龍游翁君景瓊充其任。君內介外通。不事威猛。自下車以及瓜代。九載於茲。信乎其惠澤及民者深。而勸庸報上者著矣。滿之日。僚案咸其誼。大夫士惜其去。及民懷其惠。至有相泣下者。噫。亦難矣哉。或乃謂今之官。以超擢不次爲榮。淹滯不錄爲辱。翁君久於其任。固賢矣。謂淹滯何。夫榮辱在人。而所以取榮辱者在我。我無致榮之實。雖榮亦辱。我無取辱之道。雖辱猶榮。翁君亦盡其在我者而已。在人者何恤焉。昔之爲簿者。不得志則抱矮屋之歎。得志則貽知簿之譏。君假塞簿書。不少遷次。榮辱無動於中。雅素不顧於外。不但於昔人之失。一無所嫌。其視捐葡萄以博涼州。利丹砂而乞句漏者。有間矣。茲赴銓曹。例當進秩。使得專一邑之政。必有可觀。他日必有執筆作傳。以續漢諸循吏後者。

送賢官張伯華歸江浦序

江浦張氏世得虛扁術活人又能以其術裨有司以活民而張紋伯華則尤其白眉也江浦醫學訓科缺良縣長吏曰是官古聖人所以濟天死豈可以濫觴無驗張伯華者謀之倣案倣案曰都謀之倣倣倣曰愈又謀之於父老里胥張庶父老里胥張庶無不翕然響應乃聞諸府請之部解伯華之褐而被之以服脫伯華之巾而冒之以冕告之曰被官服冒官冕盍思所以盡其官乎伯華受命惟謹俯首領教言思以自盡長吏語之曰是職之設所以裨吾有司以醫民病者也民之病多矣暑雨則民病食祁寒則民病衣征斂則病農干戈則病賦鍰寡孤獨病於窮疲癯殘疾病於廢士風病於萎靡民俗病於澆訛官則病暴吏則病汙上病病乎徹下病病乎詔病病內以黠病病外以黷病病勢病利病僞病□□□□病老爲道之病凡若此者不□其病也不知御何術以醫之投以藥餌恐其緩而無功試以鍼砭恐其激而成患況夫諱疾忌醫者之衆而回生起死者之難其人乎如之何其可也伯華慨然曰是非某所知也君請問諸國醫余聞之嗟然而笑曰江浦令真能以大義責屬吏張伯華真能以婉辭規上官不可以不誠之鉛槧間伯華適謫予言因書以爲贈

贈吉安張太守序

六曹皆官也。世獨多刑官。六經皆學也。世獨好精法律學。謂其一官刑曹。百務皆諳。一精法律。終身取辦。視他官若不足爲矣。故人恆多刑曹官。而刑曹官亦以此自多。予未敢謂盡然。而亦未敢昌其說。成化甲辰。春秋官員外郎張君抑之。以年勞遷吉安守。抑之先君子。嘗贊太平郡幕。有遺愛。民至今懷之。侍御鄒君公輔。郡人也。因謁予文以贈。予往未敢昌言者。今可以言矣。夫大江之西。固多劇郡。然十三郡中。吉安號爲尤劇。邇年俗漸於澆。民健於訟。非得長者坐而鎮之。不可默挽其馳突。而潛消其桀驁。豈專刑名法律家所能諳且辦哉。予官諫垣八年於茲。校閱刑書。封駁舛誤。習見所謂刑名法律矣。奸者舞文以規利。廉者彌文以近名。刻者深文以示威。不一再轉。輒喪所有。負所學。烏在其爲諳而取辦哉。亦嘗習聞抑之矣。其爲人務爲長者。其立心恕。其決獄平。其爲文無一切深刻巧誕之辭。其貌謙。其氣沖虛。不自多精於律學。不自謂爲精。以是爲守。易耳。豈必取藉於彼哉。若刑名可以取辦。法律可以諳務。則商鞅韓非輩。獨伊呂而失孔孟久矣。夫六經。檢心之書也。法律。刑人之書也。學者明經致用。尙藉之資。奸僞以壞心術。況法家流乎。窺抑之之風度。而上訴其先人之流澤。抑之之賢。固有自來。而牧民異政。有孚惠心。果非一刑名之可例論也。譬之役狙者然。篆之者固得其用。扑之亦可得其用。相與角於市。無異也。至縱之林木之間。而招之。篆之者狙見且來。而扑之者狙見即走矣。法家扑狙者也。篆與扑。其爲道殊。其致效亦異。吉之民。其亦知所審焉。則可矣。

贈李少參序

兩浙以富饒繁劇自稱於諸藩而屏翰旬宣亦難乎其爲收成化甲辰工科給事中李君志遠陞浙藩左參議始予備員刑科與志遠聯省署同禁淫凡幾年相與議論國家大政務大沿革高位大姦惡凡幾事幾人見其言論侃然堅剛斬然不可奪雅雅魚魚然無所懼予固心服其賢而預料其用矣今茲之擢是固志遠以賢且勞得之銓司以是旌之而燕垂吳際遠隔數千里外千古永懷一得獻納將誰語哉竹山浙水風日鮮妍西湖孤山諸勝地以秀麗開天下文士往往以不得一至其境爲恨志遠茲行樂矣於己計得矣孤羣去偶閨客悵快獨不念吾儕乎故事六科擢外藩者皆有贈言衆以屬予夫給事中諫官也天下之事無巨細遠近是非利害皆得言之不爲宰相必爲諫官爲其無所阻於言也參議牧伯也一方之事無巨細遠近是非利害皆得行之不爲諫官必爲藩伯爲其無所阻於行也諫官行其言方面行其道學非徒學仕非徒仕矣然言或未中或未未必行志遠旣爲諫官又爲方面前日楓宸之敷納卽今日徽垣之敷施救時之封章卽化民之條格也昔人謂言行道亦行而虞廷掄才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庸者以庸諫垣諸君子旣以言占志遠之道則浙藩諸人士必有能以道占志遠之功且計其車服之庸者矣大參夏公前輩典型也試以質之必以予言爲不佞

贈張倅府序

漢律取薪給宗廟者曰鬼薪以罪人罰之三歲刑其事咸隸之刑官我朝則自燔柴而下以及宗廟社稷之燔尙食光祿之蠶皆取辦齊民以代力役之征而去京師西南數百十里復阻易水爲廠以儲司

其事者。則府別置判。縣別置簿若丞。而別建司空以總之。其任則隸工部。蓋不欲需之罪人者。以事權。權於刑法者。以供御。亦嚴且潔矣。潮人張君育民。實係保定。其所屬州也。理新事三年於茲矣。今年秋考績。天官。皆最而還。待御李時勉與之。尋求子言以贈之。予家瀛海之南。與易鄰壤。知新之為害甚。因時勉知張君亦甚。試為張君設之。比歲年穀不登。民貧至骨。旁窺不黔。析骸以繼。曲突之薪可從。有司不以陳市。展之新如桂。有司不能恤。勢豪之以蠟代薪。有司不敢問。民隱國計。一旦若此。獨不可為一慮乎。張君臥新以篤問學。拾芥以取功名。翺楚以異流。決非易視吾言。而緩於世慮者。白之總理司空以達之。廟堂他日或納新內苑。備述於情。諸中貴。以達之當。念惜薪於負荷。尚可撲燎原於星火矣。夫明不用則與薪不見。官久淹則積薪是喻。惟無與薪予言。則決不至積薪以淹矣。張君行矣哉。時勉顧而笑曰。是言獨可責之張君乎。授管案予書以爲贈。

贈徐推府序

府設推官。所以職獄。以神守之所不逮。官以推名。將以推情之委曲。以佐律之所不能盡。今天下獄獄之官。推情於律外。而本人情以職獄者。誰邪。以法律精深自許者。欲藉是要美名。以速騰仕。每失之刻。存心近厚者。恥以是自售。平易寬緩。每失之疏。皆之謬然。貪醫殺人。庸醫亦能殺人。貪醫之殺人。故也。庸醫則誤以殺之耳。雖無殺人之心。而人之死則一也。是安用以推名官哉。噫。安得審於律而厚於仁者。與議法律之學乎。吾見民瘼之立以爲矣。同寅趙君時中有內兄曰徐琢之。永康人。精醇儒儒也。淳心勵行。車三。十年。間闢世途。頗順場屋。竟不得一第。而心平氣和。終始無怨尤。雖其仁不可知。要其中之不到矣。專門春秋三傳。春秋刑書也。歷政南都大司寇。司寇刑官也。要不到於律矣。今年夏謁選天官。推官於閩之邵武。邵武之民其瘼乎。昔歐陽公公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又言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何其心之厚於仁。而不病於法乎。近厚而疏。失之死者也。其究爲庸醫。精深而刻。求其死者也。其究爲貪醫。不庸不貪。則無難起之疾。不疏不刻。則無難折之獄。斯言也。豈但可推邵武一郡之獄而已乎。

贈劉明府序

成化丙午。清河令劉君某。滿三載考績。趨銓部。吏民憂其遷次。不復反也。爲舉輟圖以獻。既書最還任。走介請予序圖。繪者之意。而永年徐侍御延璧。適自永年來會。劉君因致意徐君。中其請。且人之舉征輟也。欲何爲也。不欲使君之去也。欲久留而深於澤也。舉輟者情也。而圖之者何爲也。所以表見其情也。欲使君撫玩諦觀。而不忍於去也。然豈能以終留哉。今之審科甲。遊宦途。出而飛冕。入而衣豸。此則故事常格。不可易者。徐君以甲科爲御史。劉君按鄉科爲縣令。今之縣令。率擢御史。劉君目擊徐君之顯耀威赫。而自顧於簿書期會。實無欲監之心。恨不能一日以去。脫花封之迹。而遊柏臺之下。安能鬱鬱久居此。以俯仰吏民也哉。知其終不可留。而終爲此以盡其情。亦文具耳。而何以序爲。夫立殿陛之下。與天子爭是非。得以激揚賢不肖。凜風霜。搖山嶽者。御史也。受六事之繁。與民生寄安危。得以勸懲賢不肖。宰百里。

應列宿者縣令也。御史尊。持其法。縣官卑。行其志。志行。法亦行也。今日之弛張闔闢。固他日振揚風紀之兆端。而政務嚴明。聰明視聽。實可磨耳目之寄。而無愧爲賢長吏。必爲佳御史。有聲於臺。必非無聞於縣地。雖不同。其致有異乎。劉君惟勿汲汲以求去於縣庭。勿顛顛以望屬於西臺。勿以覬覦。而忽於斯民之挽留。勿以官成。而悠然於政令之廢墜。志懇而政敷。化行而惠流。則冠綬服之逼人。其孰能禦之。徐君之地。一蹴可至矣。亦勿忽然悠然於吾言。

贈景州胡太守序

景爲河間屬州。而吾故城。則景之屬邑也。密邇京畿。政務瑣雜。蓋君威如雷霆。臣工近則多懼。如燎火。侯庶近則先焦。故錄司於景守。恆難其人。而景守於政務。恆於志。今上二十一年。前守以充不見治。去湯溪胡君孟修。來知州事。君雅重力學。不嗜聲利。既發身賢科。恆欲得文字職任。以自表見於鉛槧。然問茲授今職。非其志也。君季父彥昭先生。爲工部員外郎。與子交甚稔。謂予曰。吾家仲容。廊廟才也。但爲人廉靜。州縣非所宜爾。正恐趙魏之長。不堪於滕薛之繁。社稷之器。不治於廣都之事。用非所期。任非所負。相左奈何。予曰。然先生亦知今之爲州縣者乎。受賂多者爲能吏。奔競捷者爲美官。故其人於高位。惟虛意之或遂。而寵之或移。於民惟恐取其室之不空。而腹其肉之不盡也。向使其人持於廉。則賄賂之門杜。主於靜。則奔競之路塞。斯民何以至此極哉。是則今之爲州縣者。正思其弗廉靜耳。廉矣而民財不匱。靜矣而民力不擾。何患乎繁難。何難乎守令。且吾州之民。數年以來。財力竭矣。今誠得廉靜君子。撫而治之。一二年後。民之延喘待哺者。可以更生。而瘡痍痠痺者。亦漸以起立而健步。廉靜何負於人。而先生云云。若此也。若夫貪得冒進之人。雖其一時擅能名。膺美陟。終終羈耳。君子所不取也。先生曰。吾言過矣。吾言過矣。探本之論。經世之慮。惟吾子之圖。於是乎書。

送都憲左公巡撫山西序

山西爲天下雄鎮。爲京師右臂。雲中一隅。爲北敵鄰。障地瘠而民獷。巡撫恆難其人。然嘗官其地者。弛張闔闢。猶有藉轍可尋。雖難而終底於治。未諳其風土。而猝昇以撫巡之任。乃至茫茫不知所爲。策往往債事取笑。成化丙午。巡撫缺員。顧在廷之臣。惟副都御史吾鄉左公。嘗巡撫遼陽雲中。僉議咸以爲宜。銓司以聞。□□山西大夫。咸欣欣喜色曰。自此當傾耳以聽吾鄉之好音也。時公副總西臺憲度。故事。自內臺節鉞於外。稍爲左遷。故受公莫助者。亦頗暗暗。而如公之深。若中錫者。則直謂不然。昔公按節八閩。閩人謂公爲真御史。提刑閩陝。陝人謂公爲真臺使。巡撫遼陽雲中。遼陽雲中人。又謂公爲真都憲。然則公敬嚴中外。亦惟以盛世勳業自期。取足於風謠頌語。探之觀風。師之吏牒。以昭不朽。而其秩之崇卑。任之勞逸。在公未嘗置之胸臆間也。且士各有志。志休暇者。固以內臺爲重。日侍清光。奉德音。然公以魁傑洵湧龍虎變化之才。日默默坐御史大夫之側。不得多出一語。隨著銜紙尾。其視金綬累百。奔走於左右。而予奪榮辱。得以專之者。何如也。則公之此選。亦未爲左矣。而何足深惜。敝邑侯侯世傑。陝人也。每談公政事。口津津然。移日不能了。感公之思。茲於其行。繪圖爲卷。俾予爲文。道其意。將獻諸道左。以

畫荻隨中錫昏偏員謀垣竊聽天下事巡撫得其人則事舉失其人則事墮失其人者勿論也而得其人又必委任權力專且重乃克有濟今之巡撫率自藩臬遷擢官雖都憲而心猶藩臬畏備之機既習剛勁之節久摧見小有威權者輒怵怵然欲事之濟得乎公自都臺出鎮外藩吾固知其不過慎也慎而不至於怠則何事不可爲難者遠隔雲中之任自臬長遷之尙昂然若固有況自內而外乎然則山西士夫之傾耳要有所見矣

送逆幕杜君致仕序

班史稱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皆見思召信臣杜詩去離既久尚有前父後母之誥千讀而喜之恆舉以規今之爲郡縣者然卒未見其人也成化丁未春陳留杜君文英慕故城七載矣一旦引年去邑之大夫士不忍其去也相與爲卷授予俾述其所以去及其去而致思者夫思也者寓於心感乎物而懷其人者也故感不忝則思宗周感甘棠則思召伯事不同而思固同也然思之者雖在人而所以致其思之者則在我我無可思之實人雖思之我有可思之實人雖不思是則思之匪貴而致其思之者可貴也杜君爲人平易安靜取自樸表其澁官也上交不爲隨隨平交不爲苟合下交不爲惡弄以故實掩其名而抱白首青衫之歎以竟其官今茲之去人當何如其爲思耶是固未可輒語以召杜之高蹤而吾民之情其異於懷宗周與召伯鮮矣今之爲邑者復有新斯人乎哉狙詐其民而漁獵其材外掠美名而內疏德政濫脩車服之庸竊取鹽書之寵居其任民惟恐其不去去之日民惟恐其復來甚至設戒以行乘間而遁否則民必攻發其陰私劫奪其所有若此者其何思之有視杜君何如也夫均一去也在君則思之不置復微言以繫遐思而在彼者乃仇讐若此然則建官分職將使仇讐吾民乎夫何繁思者若麟角鳳毛爲希世之瑞而仇讐接迹於天下世路何時坦奪民痛何所赴歎耶悲夫

榮慶堂詩後序

今之誥敕即前代之告身也。故得之者寶藏珍重。略不敢以易視。先人之誥敕。世德存焉。故嗣之者重封。堅鑄。略不敢有損污。然李唐肅宗時。大將軍告身一通。縱易一醉。狄梁公之後。獻告身十餘通於狄青。以希恩澤。予讀唐宋史。每至此。未嘗不歎至德告身之不足貴。而竊笑懷英子孫之莫能守也。我朝之制。文臣積有年勞。例沾恩典。大夫有誥。郎官有敕。尊卑固不一。其所以獎賢能。嘉勳庸。獎恩浥。則一也。榮其身。肆及其親。上焉者。則併推及其高曾祖妣。溯本溯源。悉情悼至矣。盡矣。故獲茲榮慶者。不憚於致身而死。事成化丁未。東萊守戴侯仲儀。歷官兩都。兩被恩寵。嘗天語。先後丁甯。而其親俱無恙。蓋以君寵爲榮且。慶自幸也。侯不勝自喜。因構堂以修其盛。扁之曰榮慶。諸大夫爭爲詩歌。詠歎其事。而其推府袁君文美。樂於予欲得一言以爲記。方今聖明在上。四海爲一。小大之官。咸稱職。仕於時者。以恩賞爲榮。黜罰爲辱。非若肅宗時。播遷顛越。而賞罰不足爲榮辱者比。戴侯以賢能表見。父母以餘慶膺顯封。亦非若嘗蒙時之告身。不自朝廷。可以空名填註。而當時之人。不擇賢否。得以濫衣金紫也。其爲榮慶。奚俟予言。雖然。古之人有惜青氈爲舊物。而不以與盜者。此能守其先業者也。有惜平泉一石一樹。而不欲其子弟與人

者此冀爲之後者以守其業者也夫平泉貽謀固云陋矣青氈亦微物耳視今日彤廷頤賜萬堂儲貯巨筆檣錫錦軸登載者何如也戴氏子孫豈亦知所重以求不負貽謀之休耶否則此諸此卷將爲改紙陳言而此堂之閱人亦如傳舍子恐後之人又將以謂梁公之後者選讀於人矣可不念哉

趙姜上舍序

成化乙巳分陝陝守臣以聞詔聽士入貨爲太學生渭南姜生進卿輸粟如其數既升太學登選籍將歸需次於家道出吾邑邑侯党公其父執也榮其歸徵予言以贈考之史漢張釋之一代名臣司馬長卿詞賦札千古皆以入貨爲卿則士之進身固難以一途求也漢以還降及隋唐以至今日科目盛矣士非此不進身時非此不錄士美階騰仕非此不以畀遂使仕由他途進者不復能自挺拔而舊迹科甲者必以卑視他途爲高致其人才之生本無方而用人才者乃自有方也豈古夢卜得賢之道哉進卿生際明時春秋鼎盛積學制行者有可觀前途未可畫也若曰例以他入貨者視之過矣進卿昔處鄉邑其所交遊其所聞見止於一鄉一邑固一鄉一邑之士也今遊太學友天下士奇聞異說耳目日新心會神悟藏蓄益富敵隔斯剗德業已成子賤得魯諸賢阿蒙非吳下之僮罔將爲天下士矣商夢周卜罔未敢輕疑若張馬之僉業文章亦猶夫人耳且若翁君敬甫富而好禮聚而能散陝多賴存活而党侯家數十百指亦賴以舉火仁必有後施必有報進卿之飛黃騰踏揚聲遠烈其孰能禦哉由東序之小試以按南省之臧科發軔於公車上林之塗轍以無忝霖雨鷹揚之遠大皆性分事也惟無以進非正途自沮志望氣盛見諸言貌自有勃然而不容已者人自不能以沮之也况敢輕視乎哉

贈張天秩驛宰還代州序

君子無私喜怒有公是非小人反是此非予之偏辭也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言心無私而言公人將蒙其福一人之偏辭言不公而心私人將病以殆夫喜怒轉移於一念之微而是非遂傳播於萬夫之口此倡彼和一形百聲爲世道計者欲不遂於偏僻而舉乎於公論不亦難哉咸化丁未春天下百司述職吏部嚴考而黜陟之去者幾四千人代人服天秩幸山東梁家莊驛甫二載亦罷去天秩年少勤敏稱其官然不能爲佞故不爲府使君喜依樣葫蘆增譏諷苴遂亦不爲藩臬喜不爲觀風部使喜竟以是見黜予邑與驛署隔衛水百武許欣戚毀譽常相聞而邑大夫党君世傑雄偉人也以天秩可與進亦不惜俯與過從茲將行君乃曰物鳴於不平士伸於知己某爲張君不平甚矣而縣職勞人不暇以鳴子其爲某鳴之且子昔舉進士觀政天官卿而張君爲從事周旋談笑不可謂不相知其何以辭予曰諾夫國家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蓋小人以喜怒爲是非君子以是非爲喜怒喜怒爲是非則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利口足以覆邦家而小人道長矣是非爲喜怒則喜其可喜怒其可怒嘖笑足以示勸懲而君子道長矣是雖一時之任情一人之進退而世道升降之機天下治忽之分皆於是乎在可畏哉天秩足辦其官是亦在可喜而是者而使君乃以私怒非於上之人君子乎小人乎幸此特備一州郡員而已借以其人坐廟堂佐天子出令進賢退不肖而復有賢於天秩位任重且大於天秩者咄其好摠其怒亦將非而黜之